

八  
賢  
書  
札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廿三年八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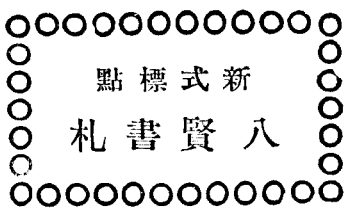
洋裝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標點者 薛 悵 生

校閱者 何 銘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發行者 新文化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中市

新文化書社

分發行所

本外埠各大書局

# 八賢書札序

自咸豐初元，曾文正公督師討賊，天下智謀雄偉非常之才，雲集鱗起，而吾湘人士，咸類聚赴功名，立致通顯，建旄節者相望，獨郭丈意城先生，以貴介弟而不爲達官，然先生深於戎略，湖南巡撫銅山張公，花縣駱公，歷城毛公，陽湖惲公，景東劉公，皆辟爲幕府，軍謀進退，諮而後行，匡危定傾，動中窾會，東征諸將帥，爭走書取決機宜，用平羣寇，至今言運籌轉漕之功，莫不曰：「先生爲多」也。顧其天性恬退，成勞不居，時平身隱，俛仰歌嘯於泉石之間，意殊自得。去年，樞密大臣咨問先生於巡撫，蓋朝廷方欲以事相屬，而先生已剛逝矣！哲嗣子海觀察，蒐理遺書，因檢篋中舊存駱文忠、曾文正、胡文忠、沈文肅諸公，及今相國合肥李公、湘陰左公、大司馬彭公兩江制府曾公所貽先生手札，都爲一卷刻之，而屬鴻禧弁言於

首子澣之意，蓋不忍泯其先公所藏，以存父執之風義云爾！後之覽者，因以考知世變，將有感於人才之盛衰；而先生之閔識孤懷，功在當時而不與，亦可以得其概焉！

光緒甲申春暮善化瞿鴻禨

# 曾文正公書札

意城仁弟左右：王衡臣之世兄來鄉，接展

惠書，頃又接黃宅專丁寄到

賜緘，荷承

垂注殷殷，至以爲感。目光昏花，自丁未年已用增光鏡，近則雖有鏡而無甚裨益，或看書作字，霧裏采花，濛濛無似，何其憊也！往事之悔，蓋亦以興舉太大，號召過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緒；生者死者，猶多媿負之言。用是觸緒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積虧，不能養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忡之象。比輒平善，然不慊而餒，難遽言充實也。先嚴葬地，自須急求改卜。

來示所云，蓋古人所稱「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先君葬域，人

多謂其「兇煞」果若所云，是在害什之科；而利什者，又不可以卒求，斯亦疚心之一端耳！應咨轉詳之件，尙有數件事，月內以病故，諸事廢閣，山中無書，更須手自料檢，遂爾遲遲。來書須三月十五以前趕辦，今既過期矣。九江竟尙未克林啓榮之堅忍，良不可及；但惜作賊耳。麻城防兵，聞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信否？令兄初次家報，比想已到。舍弟接其正月十三惠書，知其將住內城，稍避塵囂也。霞仙昨在舍間言：

閣下當以四月來敝邑，來示約與霞公同枉敝廬，六年之別，得一良覲，欣感何極！掃徑延佇，惟增飢渴。家譜會合詩刻本收到，令弟對聯屏幅，書就奉上。摺扇未寫，目力不耐細字，筆亦退不中書。祈亮之相見有日，統容面罄肅復一一順問。

近安諸希

心鑒！

愚兄曾制國藩再拜。

意城仁弟左右：臘月中旬，接展

惠書，敬審一切比想。

起居康勝，新社增綏，至以為慰。粵中……猖獗，良可憤嘆！惟夷情

志在通商，稍有損於

國體，當無害於民生。或者許和之後，仍可馴擾，則此方生靈，免遭塗炭耳！厚

庵東下，計已早抵南州。或金陵先復，則無需迪庵之繼往任。吾補交周姓銀

兩，即日當緘告時，卿觀察查收。到籍後，應行咨辦者，尚有數事，以在制不敢

具公牘，一切停閣，心甚歉仄。頃接孫闈青信，渠以接丁父憂，須由敝處出咨，

囑由縣轉詳云云。此法尚妥，擬即推而行之。凡有應咨事件，呈明本縣，將咨

錄入詳內，或亦妥叶。開印後，即專人赴縣照辦。然已沈閣久矣！筠仙令兄

至周家口後，有信回家否？沿途想尚平安。僕恪守禮廬，諸託安善。惟心血積虧，極罕佳眠，或通夕不寐，目光昏花，看字不能過四葉。回思數年在外，營尤叢集，時用內疚。又壬歲母喪，葬非佳壤；去年葬父，亦非吉域。今歲擬親履各處，求稍可以安吾心者而改卜焉。庶幾少釋歉衷！肅泐布復，順候近祉，諸惟

心照！

愚兄曾制國藩再拜。五月十日。

三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正月廿日，張亦琴太守專丁來建，接臘月十七日

惠書，藉悉一切，即諭

獻歲多祺，閣潭麻吉，至以爲慰。此間賀正摺弁於十九日旋營，接筠公信，知以陳尚書之薦，入直



南齋

召對兩次，

寵眷方隆，而此間已於十一日附片奏請來營，既奪其供奉之美，又奪其分校之差，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諺所謂「騎馬不遇親家，騎牛遇親家」者，耶！蕭浚川軍至贛州後，卽赴信豐，以解重圍。凱軍至景德鎮後，臘月十九日，翔岡小挫，與鈴峯部下，共亡百六十八人。廿七日，凱章獲勝，其部下亦亡九十人。正月十七日，凱鈴又小挫，第五旗之獨紮牛角嶺者，被我撲去營盤。余曾於除夕函告，謂「五旗距凱太遠，恐難獨立」。凱復信言：「旗長可恃，遂不移也。五旗被撲後，又換三旗紮牛角嶺。余心雖喜其堅剛，而彌益懸懸矣！自

閣下與人樹歸去，老湘蒙字等營，便不甚通氣；卽如凱章十一夜敗挫，而稟報廿二日始到，翔岡去臘請撤之稟，有云：「勿惜一人之殘生，憐此二千之

性命」等語，似僥焉不可終日。僕因批准卽撤而渠縉、真、頤、俟、景、鎮克復再撤十九日之戰，凱未出隊接應；二十七日之戰，翔又未出隊接應，其中是非曲直均難一一分明。若使

閣下與人樹在此，則凱翔必有私函縷訴，卽沅甫舍弟在此亦較疏通。萬望閣下卽約人樹、枚、村與舍沅弟於二月間同來，至切至禱。舍弟以溫甫之故，在家中多方隱匿，至今尙未說破。目下恩卹已至，想不能再匿。正在哀禮紛煩之際，又先嚴改葬事未妥，家叔病未痊，能否速行尙未可定。僕此次函催之矣。凱章旣在險危之中，自當謀所以濟之振之。現派彭山、岷調兵六百，喻吉之、余星煥等添勇一千，朱雲崖添勇二百，張岳齡添平江勇一千二百人。俟其到時先換二千人赴凱章處助剿，將來另求一統領，添打一支，現向者中承索餉，雖不可必得，然不得不放手一辦也。順請

台安！

國藩頓首 正月廿三

此次未寫季公信，祈一送閱。

四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二月初九接

惠緘，知尙在鄉未晉省也。此間一切調度，俱次第緘告左季公，自可徐達尊覽；此次亦有書詳布季公，祈一索

閱。翔岡初六日來見一次，愧悔之情，與憤發之志，似終足有爲。此次大段之錯在翔，一日之錯實在凱，今曲直了然矣！若

閣下與人樹在此，當早了然也。季公書言

閣下仍當出軍入局，湘中維繫之殷，不問可知。目下却望

閣下來此一行，能挈枚村回來更妙，否亦須偕人樹來也。四月以後，沅甫必到，筠公亦至，則

閣下可飄然遠引矣！千萬千萬無遲！無遲！此間購得佳書數十種，若非親舉玉趾前來領取，不可得耳！復請台安，不一。

姻愚兄曾制國藩頓首。二月十一日。

五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久未得

惠書，只增馳系寶郡城內外各營被賊大圍包裹，殊深焦灼。黃州派來之五千三百人，聞已渡湖，希庵想已率之而南矣！此間景德鎮於十四夜克復，而浮渠城尙未退出，不知別有詭計否？各營皆小心謹慎，追剿當無他慮。如果賊蹤遠竄，寶城仍不解圍，當謀派人回援耳！前專戈什哈至浙江，頃於十二日回撫接邵位西信，并所作共房侍講墓志，茲照抄專呈。又國器作孫太公墓表一首，蜀言序一首，附呈，祈

妥交孫宅，或代謀刻印，又銀百兩，卽前所云「以半贖襪，以半刻書」者，祈與

仲雲兄妥爲經理。其芻言全冊，擬再寄位西一閱，故未附還。肅布一二，順問台安。不一。

姻愚兄 曾國藩頓首 六月十八日

六

意城親家大人閣下：廿三日接初八日

惠緘，知霞仙往訪山居

漢游之歡，至慰！至慰！凱章已於十一日至江西省城，次青十二日亦至。待其抵徽，當以鮑李張三公，由石棣涇旌三路救援寧國矣。廣德州於十四日收復。季翁到，卽由廣德進勦蘇境。此間一切，取辦於國藩與少荃二人之手。少荃八月赴淮揚辦水師，以後僅鄙人獨爲之，萬不能給。

親家既不入蜀，千求速來一助。八月底到營，幫我三月，年終歸家，決不食言。求之不可必，惟有高聲唵佛而已！順問

台安！

國藩頓首。七月廿三日。

七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初二日接七月十八日

惠緘，并密封副書，敬悉一切。鄒、彭三君頃又咨催加札，祈代催速來。樹堂告假歸覲，一月即來皖南，亦請催之。暫留駱帥之舉，得固叟書，尙爾躊躇。次日聞嘉興師潰，浙江危急，遂亦冒昧陳奏。鄙性謹慎，爲

閣下所稔知；此次忽爲度外之舉，爲大局計，非得已也！若果邀

俞允、雲仙親家或可出佐駱帥之幕，仍求

閣下前來相助。頃幼丹信來，不願做官，但願出佐敵幕，仍每年歸省一次。

閣下若惠然肯來，亦可每年一歸燕鴈代飛之候，鴛鴦少獨宿之時，此亦天下之至恕也。

閣下豈有意乎？鄧小耘羅寶垣均以咨札調之，能來與否不可知，且先廣爲搜采，「所謂取之欲博，用之欲慎」也，仍祈

閣下探訪彙薦，至懇至懇！東征局擬與潤帥剖分而食，蓋以鄂餉近日極絀也。天數地數稍遲當如法炮製，恐難償所願。次青初七到祁門，凱章初十可抵旌德，春霆尙未到。其部下日內當有仗開，殊不放心。浙賊近日無警信，并聞卽問。

台安！

國藩頓首。八月初一日。

八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舍弟至，得賜書，敬悉一切。蜀中爲古來兵交所必

爭

屢緘諄諄以此爲慮。今聞叙州、瀘州匪作亂，連陷四縣，郡城亦有不守之謠。若使石逆入蜀，乘機煽誘，爲禍正自不淺。六萬人分三道入皖，

老謀自是切當。特鄂中實無此氣力，現擬以國藩任第一路，由石牌規安慶

……由太湖取桐城，潤帥任第三路，由英靈取舒城，希庵任第四

路，由商固六安以圖廬州，而潤帥既牽於吏事，糧事難以出境，希庵又以母

病不能遽來，則四路之說亦恐徒託之空言。而河南、粵捻叢雜，東至清淮，西

至確山，二千餘里，無一乾淨之土。袁午帥數請鄙人，由商固繞出懷蒙以北；

自揣棉力，實有未逮。楊厚庵新受池州韋賊目之降，欲僕速往主持其事，亦

以才薄，不敢任也。賤軀日益孱弱，又已不如去歲，聞雨三、漱六兩親家相繼

淪謝，益增中年之感。所幸鄂省官紳毫無猜嫌，差用自適，順候

台安！

國藩頓首 十月十三



## 九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十六日接初八夜

惠緘，二千里外寄墨領四紙，謂之不謬，可乎否也？彭雪琴於凡覆過之公牘，將來文一概焚毀，謂之不達，可乎否也？凱章一軍，似有速來之象，大歡！大慰！鄙意總求拒賊於皖浙，不令闖入江西境內，則江浙并受其福，果然，吾惟子之德，不然，亦惟

子之怨矣。季公在浙，足當數面，誠如

尊指國藩，惟想其來皖一次，一則商定大概規模，一則欽奉

諭旨，亦須面面俱到。如其世兄尚未全愈，亦未敢遽以相強也。次青任防剿於青，筱泉辦牙釐於江西，少荃辦水師於淮揚國藩左右，仍是孤單介特子立無助。季公若不遽出，即求

閣下翻然命駕速來敝營，并懇預告。

二親家母，無令長夫日日梭巡敝營，徵召追呼，聲震遐邇。頃季公在營，吾戲之曰：「意城譏君有懼內癖。」季曰：「彼則自癖，而反誣人以癖。」孰癖孰不癖，請以此行卜之。僕已於十五日自宿松起程，十六日至橫壩，願諸平順，足慰。

塵念復問

台安，不一。

國藩頓首。五月十七。

十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昨聞蘇州失守之信，專緘飛告駱帥，想亦

入覽。茲因作梅兄之母淪陷賊地，恐其刻不能安，特專緘告之，求

尊處派人妥送作梅兄手，若在益陽，即逕送益陽爲幸。凱章觀察一軍，請即

迅令東來；若竟至江西撫州一帶聽調，亦可賊既得志於蘇，恐其一面攻浙江，一面擾江西。若既到江西，則我湖南守東界之兵，非四五萬人不可；未到江西，則江西守北東界之兵，不過二萬餘人，已數分布。凱章若來，鄙意且先令保廣信景鎮等處，固江西，卽所以固吾湖也！

尊意如以爲然，則請商之。籥帥行之左季翁亦於節前可抵長沙矣。京漕忽斷，根本大虧，鄂餉日絀，楚軍亦當不支。天下事何日大轉乎？卽問台安！

雲仙親家近有信否？并問乞示。

國藩頓首。四月廿三日。

十一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廿二日接十二夜

賜書，敬悉一切。前奉求之三端，諸承

惠允，當以鐵券酬。

親家之庸。季公到省後，尙無一字見及，何也？世兄未全愈耶？抑蠻姓發作耶？諭旨飭令人蜀，與潤帥會商覆奏抄稿寄。

閱王枚村招勇三千，已札厲伯符送銀五千交枚村，不知何時可到；頃又札陳俊臣另招桂勇三千，求湘中協餉六千兩，極知湘庫已竭，無如此間乏一文可撥，又距桂太遠，爲此不情之請，可否於衡郴等處撥釐金交俊臣？此不在重咎之列，當於鐵券中補鑄一行耳！聞豆皮春等將由韶州以窺南贛，故預以俊臣軍擬之。俊臣成軍萬一湘省東南有警，亦可互商借調。若兩省南路平安，則俊軍亦來皖南。大約季公親軍爲一大柱，鮑朱李次青張凱章王陳爲六小柱，并萃江皖之交，或可一禦賊氛。若季公入蜀，則六柱缺一不可，苟缺其一，亦惟親家是問。此皆協防之師，他更無所謂協矣！江西見兵，遵示次第嚴汰，玉班留在長沙，亦遵不復調，肅復順候。

台安，諸維心鑒！

國藩頓首。  
五月廿三  
水師營次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連接五月念四八日兩次

惠緘，備聆一是。江入湘二之議，似有鼎諾之象，慰幸何極！仰懇

大力玉成，即日咨復。江右亦當竭力營謀，但求賊不入境，釐金總可漸旺，或可令左李張陳諸軍東來，不至遽飢乎。

湘之惠也。

君之力也。豆皮春等縱不遽退，亦望催凱章速來，千萬之禱。國藩於十一到祁門縣，適值甯國被圍，籲救甚迫。國藩以霆營未到，鮑鎮尙未抵鄂，朱鎮新病未痊，未允撥兵往救，且新章

寄諭，「有不可輕率前進，宜加持重爲要」之命；而季公與

閣下，但以「遽進」爲戒，不得不堅坐持重。然各路之望極而怨極，而詈不

久當爲謗叢矣！惟望季公早來一日，則皖難早紓一日。季公與梅村能分成兩軍，爲八千之數，更妙！更妙！如其不能，而合併爲一，總望於七月中旬成行，不可再遲！屆時出伏，亦不甚熱也。人樹則

請於六月底先行，均請

閣下爲我諄致，恕不另緘，千萬！千萬！順候

台安！

國藩頓首。六月十二日。

作梅於六月初七至普山。雲仙親家想抵湘矣！

十三

雲仙  
仁弟親家大人閣下：昨接

意城

意公八月十四日惠緘，頃又得

長公次公兩緘，敬悉一切。近日軍務捷書頻仍，本屬數年所未有。無如甫遭國恤，旋值胡帥淪謝之耗，可欣可慰之事，皆變爲可悲可憫之端。往年謂劉菽雲於「學問」有大志，近聞潤帥於「經濟」有大志，菽之精力不足副其願，潤之才德足以發其志，中道棄捐，豈獨吾黨之不幸！希庵接綰鄂篆，鹽事有賴，惟下游太廣，決非孱薄所能獨支。舍弟現進廬江，無爲一路，多公當進舒城廬郡，惟六安一路，尙覺空虛。南岸調度，另有一公履抄呈，是否有當，乞

裁示，卽請

台安！

國藩頓首 九月十一日

浙事日棘，無力往援，是一疚心事。聞弼甫來爲包胥之請，尙未見到。

雲仙仁弟親家大人閣下：五月七日接奉  
意城

意老四月十七日惠書而

雲公所給瞿遵訓一緘，亦適以是日到營，敬承一切。又知鄙人所寄挺木挺人挺世挺年一書，未得上徹。

左右：宇宙至文，顯晦有時，茲重抄一通奉塵。自去冬以來，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十一月初，逆首黃文金連破六縣，偪伺景鎮。竭左鮑兩軍之力，至正月底始行驅除。而僞侍王李世賢挾十餘萬衆，又由東路撲陷景鎮。至三月盡，左軍甫苦戰却之，而逆酋四眼狗適以是時救援安慶，拊舍弟一軍之背。方盡萃多鮑成朱諸勁旅，與狗逆相持未決，而僞忠王又連陷吉安瑞州義甯德甯奉彰興國等十餘郡縣。僞主將劉官方又陷建德，僞佐將古隆賢又陷黟縣。——其湖北失去六城，及江西南贛之賊，閩汀之賊，非敵軍所應防。



剿者，尙不在此，——數多矣哉！古未常有也。今安慶幸就平穩，鮑公破赤岡嶺賊壘四座，悍賊三千，悉就駢誅；逆首劉瑄林爲水師生擒支解，若能乘此克復皖城，大局乃有轉機。江西湖北腹地之賊，乃可次第分徇。袁帥偪處髮捻苗李之間，兵單餉竭，屢次敗挫。二月初七汶上之役，伊滕兩副帥陣亡……  
 ……劾編修……不肯辦團，革職戍邊，枷號一月；劾瑞相帶隊不力，革職以是而觀……  
 ……醴酒之不設，象箸之初作耳！奏調之案不出，自在意中。然近日久涉危地，又嬰多病，怒焉寡懽，頗思於死前一見故人陳舫仙出示。

意公密片，潤帥亦深惡臧氏，對調之說，無人主稿。劉紫梅留湘帶水師已批准矣！餘不一一，順問。

台安！

弟愚兄 曾國藩頓首 五月十一日。

十五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三月十八日接初四惠書，敬承一切。此間近事，粗具於十二日奏片中，業經咨達湘帥。十六日寄舍沅弟一信，尤爲詳明。茲抄呈

台覽。此岸之事，有霆軍與彭毛劉合軍，以禦下遊。忠曾大股，有成李兩軍，以禦上遊。捻匪一股，應足支持南岸之事。古賴等及浙東敗匪，麇集徽州。克庵桂生鈴峯諸軍，尙有難於支撐之勢。黃老虎等股，從東建內犯饒景。則更無活兵制之。沈帥以五千人守景鎮，必可保全。其以韓進春五千人防剿石門，則恐未必可靠。前有幽牘，請催席研香速赴撫州，不知已抵何處。再求

閣下諄催，逾速逾妙！并請函催江味根建旆東來，定由袁州至撫州，與研香

合爲一路，專禦黃老虎一股，如黃逆幸於饒景擊退，不入江境，則江席直入皖南，再行相機進止。味軍之或南或北，前此本無定計；今所決歸南岸者，一則以鮑軍北渡，援解毛軍之圍，南岸太嫌空虛；二則以黃遁竄江，席軍太單，必味研合打一路，庶足保江西之腹地，兼可固吾湘之東藩。三則以味根與希帥較疏，與左帥較親，軍行皖南，處處與鄙人及左帥相周旋，諸事聯絡融洽，因此三者，故定請味帥由江西進兵求

閣下允達鄙意，即日另有函牘催之。南翁擢迤東道，應仍由寄帥會敵銜奏留京米實不易辦，擬請其至下江一行，商辦鹽務。黃度之妻，在霆營告狀，并無欲以黃勝高承繼之說；并云：「夏令答辱張氏」春霆與各營官憤憤不平，謂「縣令打提鎮之妻，頗動衆怒」究竟責打與否，務祈詳查見示，即請

台安！

國藩頓首。三月十七日。

夏令上敝處稟，竟說「張氏與黃勝高有曖昧事」亦全不爲黃度留體面矣！

十六

意臣仁弟親家大人閣下久不接

惠書，方以爲疑，頃得三月八日一函，知尙有交左張二君帶來之書，敬悉一切。正月竄江之賊，左帥久稱僅剩三、四千人，竄至廣信，而研香力爭以爲數過十萬。吾輩甯先之慎，毋先之疏，故照研稟奏明咨行各省。現踞南豐、新城兩邑，江席韓、劉、楊五軍萃於一處，不能勝之，則數萬之說，宜若可信。杭州復後，僞聽王等由德清於潛、昌化甯國縣而至績溪，毛竹丹於十三日在徽東小挫，賊遂蔓延休、歙之南。十五日已由龍灣下竄，計必由婺源、景鎮又入江西矣！此股合杭餘嘉興之賊，計亦不下數萬，將來侍堵輔

三大枝計又不下二十餘萬，亦將自湖州衝出，上犯江西，而常州宜溧之  
大股，金陵丹句之大股，舍江西以外，亦復別無去路。是目下南豐彭城之  
賊，雖不足爲巨患，將來踵至之賊，爲患大而且長。——不特貽患江西，并  
爲吾湘切近之災。

閣下切勿忽視。至要！至要！俊臣防堵南路，應尙可靠。鄙意鈴峯一軍，宜由茶  
陵赴吉克庵一軍，宜由醴陵赴袁。窮寇股多有隙，卽竄，尙不似九年石達  
開之入湘，專趁南路也。然賊中號令不一，心志不高，只要能打幾箇猛仗，  
究比早年易制耳。敵處於十二具疏，爭江西釐金，與沈帥恐遂決裂。今巨  
股陸續竄江，而不能撥兵往援，問心固已抱愧。而官紳之交口嘲罵，尤爲  
不堪涉想。然衆軍倚釐爲命，有不能不爭之勢。金陵之役未畢，又有不能  
撥援之勢。此心殆無以求亮於天下也。秦豫髮捻，環逼襄樊，不久又及皖  
北，僅恃蔣之純、晉欽堂、何子文數人，殊難應敵。南坡翁今日抵皖，卽日送

數棺西上。鄧守之正月別我而西，將由宜昌以達長沙，刻下計將到矣。東  
釐近狀何如？能於三萬之外，增與五乘否？順問。

台安！

國藩頓首。三月十九日。

十七

意臣仁弟親家閣下：十二日接四月朔日

惠書；十九日又得洽佛日一緘，敬悉一切。竄江之賊，第一起，爲僞陪王等，  
係溧陽敗出者——溧陽本侍逆巢穴，故陪王侍黨也——第二起，爲陳  
炳文、汪海洋等，杭州敗出爲多，而德康、德清、石門等股，亦附陳、汪以從，輜  
重最多，旗幟最鮮。第三起，爲僞侍王由湖州逃出者，敵處因接左師克復  
湖州之咨，說一疑堵輔與侍逆同爲一起，一遂致陳奏不實，頃於十二日  
奏明更正矣。第四起，爲江陰楊舍之敗賊，常州城外之壘賊，與在金壇句

容克復之賊頃於十二三四等日唐桂生與金毛輩在休夥屢獲勝仗擊散一股未知是何酋也常州於初六日克復頭目及粵逆駢誅無漏網者餘亦搜誠遣散不留餘毒丹陽於初八日克復逸出之賊甚多是將爲第五起而湖州之賊將爲第六起皆當由徽入江人數實已不少所幸不甚凶悍號令不一心志不高沿途擄糧多飢少飽紛紛逃散不敢言戰此機勢之最可喜者而敵處各軍江西各軍絕少良將勁旅無一人能制此散漫之賊左部差勝亦多新集之卒此又時局之最可慮者現調春霆馬步萬六千人上援江西少荃已派兵接防東堤句容霆軍途費九萬金亦將次第解到十日內必可成行五月當可到江屆時賊若未渡贛江西則全局穩固矣

來示所謂「另籌大軍」無便於此厚庵久厭兵事退志已決不特不肯改統陸軍并不肯久統水軍雪琴亦然鄙人之力固不能強二公舍舟而登陸也東征局每月解三千與厚部早經議定今日始發

一公牘，亦因厚無來牘，故遲遲也。此間米石已足，度過荒月，下游價亦日賤，足慰垂廬。「湘鹽旱卡緝私，究不可少。」極是！極是！敬求擇人爲之，無似建昌之釀成巨案，則幸矣！順問

台安！

國藩頓首 四月二十日

十八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十二日接奉

惠書，內有四月之件，亦有五月三日

手簡，敬承一切。此間近事，自克復巢含和三城後，旋又於初九日收復橋林江浦浦口諸城隘；現在水陸會攻九洑洲，未知能否得手。壽州之圍，至今未解。苗逆實非悍寇，蔣毛并此不能制之。希帥久離營次，湘軍稍戢矣！自奉「仍令味根赴粵」之



旨，鄙人本不欲再強之東來，曾專函奉達左右，并於味帥來牘批答，旋接味根信，抄錄覆奏，決計援江征皖，而江西善後局詳定江席二軍已有四萬可靠之餉，敝處因再咨味根，請其建旆東來，并咨明寄帥，不知江軍果成行否？辦硝一案，東局之詳業經批准，惟解皖僅藥三萬，硝二萬，尙嫌其少，又聞成卿孟江遠悠等，雜湊得錢數千串，以爲採硝之本，若盡屏此輩不用，則諸人目下有賠累之苦，而敝處將來仍不能不另覓采買之人，擬請芝生與成江李恆泗張鰲等約法三章，稍擇老成謹厚之流，去其折墻擾民之習，諸人顧已湊之資本，保將破之體面，或可兢兢奉法，而敝處於局硝二萬之外，又略增采硝少許，予限半年，再行全撤，全撤之後，東局於藥三硝二之外，再議添解幾萬，是否有當，統求閣下與南翁芝生熟商見示，李葆齋同年去歲來此，無可位置，乃以爲采訪忠義局之領袖，月致薪資三十金，其眷口尙寓江西省城，頃因清釐經

手捐務回省一行。亂後窘况，託局務以自存。貴同門其有不荒之莊崇朝之澤乎？順問

台安！

國藩頓首。五月十八日。

十九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日內未得

惠書，伏審

興居多祐，至爲企禱！此間近事頗順，巢舍於廿二、四日克復，和州於廿五日投誠，現檄鮑蕭彭劉進勦二浦九洑洲，蔣毛援壽勦苗，日內必可解圍。南岸徽境肅清，劉王段韓李席諸軍併萃饒景一帶，當可驅之返皖。味根一軍，四月七日

寄諭，又令「卽日赴粵」。此軍光陰，遂恐銷磨於道塗之中，亦足暗傷銳

氣此時若強之東來，未始不可。然聞皖事已鬆，兩粵必屢疏奏調，皇上亦必疊諭促江撫粵，不如此早遵

諭旨，決計不改，省得將來道塗僕僕，案牘重重。國藩本極思味軍東來，惟度粵事無人可了，必且數奏不休，而敵處餉項奇絀，（廿七日密片一件抄閱）竟難添供此軍。特此飛布，即日另函寄味兩帥也。順請台安！

家信一件，敬求專人送去。

二十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廿九日接廿日

惠書，敬悉一切。鄭陽和陳由立早已到此，又截留玉班之趙仁和一營，不赴金陵，合之原守省城者——安慶共有陸兵四千六百人，水師近千——足

國藩頓首。五月初一日。

以自固。巢縣之賊，僞納王，於廿四日攻撲無爲州。該州本有李幼荃，少荃弟淮勇五營守之。沅甫自金陵派劉南雲三營來，是日亦到。敵處斤派蕭毛二軍，亦於廿六、八可到，無爲此路兵力頗厚矣。金柱關亦屢有小勝。蕪湖周萬倬、吳竹莊等，廿七日破石碓賊壘二處，防務亦自穩固。祁門之賊退至太平石埭，氣燄頗弱，亦未竄動。目下最危者，仍是春霆一路。黃麻渡紮定後，賊又駐下游之小淮窰。運道仍梗，本地招補之人固極散漫。湖南新到之勇亦多逃亡，決裂實在意中。難期挽回，務祈

閣下與季雲賢帥商定，迅派兵赴蓮塘，替出味根一軍。星速東來，由江援皖，不勝感禱。來示謀及金逸亭觀察，沅甫亦謀及於此。惟官嚴甫經劾奏，鄂皖呼吸相通，未便因一人而失歡於鄰封。且潤帥晚年，與金相齟齬，希庵蒙渠亦譏斥之，其中必非無因。金舊部僅于彭二人回湘，此外另招新勇，亦非兩月不能成軍。此節且作罷論。黃伯海 元齡（竹屋達川伯昭言）聞可倚

任昨令其招兩營敬祈 照料一切卽問

台安!

國藩頓首。十二月初二日。

二十一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接五月廿九日

惠書，裁復稍稽，至以爲歉。寄帥擢升兩廣，次帥卽撫吾湘，不特爲疆域得人之慶，卽敵處籌餉，亦陰受其福。第不知

台從是否度嶺一行，此間朋好多盼。

賢者久福桑梓也！下游軍事，金陵大營，病疫又作，死亡相繼。鮑公已在鍾山修壘，因病者太多，又平毀之，而紮江濱。策門一帶，蕭軍亦紮二浦，米遽南渡。卽使蕭渡南岸，亦尙不能合圍。蕭爲懇請假回籍，其所部欠餉太多，雪琴曾有一信，讀之令人氣短，抄呈。

一覽迪希部曲，昔年初文忠視之如祥麟威鳳，餉項最優，非吾軍所敢望。今一落敵人之手，月餉不滿三成，實營他軍所未歷之苦。蕭軍如此，成蔣毛亦岌岌不獲一飽。士卒既怨，驛台亦罣，鄙人萬難坐視不一勻濟也。援壽之役，蔣毛不甚和協，看來淮上之亂方長，苗非難平，人自不足平之。味根申夫在湖口與黃老虎相拒，亦因新勇太多，隊伍不整，不能制賊。萬一由都湖再竄鄱浮，卽劉席諸軍亦恐防不勝防，非特江西腹地之憂，吾湘亦吁食矣。成江諸人湊資所辦之礮，旣由

閣下照料收受，不令賠累，敝處自可專責東局，以爲不二法門，不復多尋頭緒，自取煩擾。前已批准東局會詳，此時卽不另牘飭停矣。新化溆浦土匪之案，層見疊出，鄧小芸深以爲慮，謂一郡太守久宦寶慶，力能捍衛斯郡，而恐其調守他府，必思借寇久保桑梓，請

閣下便中一言，敝處亦當函託中丞也。復問

台安

國藩頓首 六月廿五日

二十二

八 賢 書 札

35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十八夜聞金陵克復之信，次日即咨憚帥，想早入覽。廿二日始聞內城克復，追殺逃賊淨盡之信。廿三始聞生擒偽忠王之信。是日申刻拜疏報捷，酉刻登輪舟。廿五日至金陵。此次攻克逆巢，舍弟號令嚴明，將士人人用命，盡洗向來搶奪財物子女之習，故能搜殺數日，無一漏網。舍弟爲餉項所窘，幾致決裂，賴

閣下與南翁諸君子一力扶持，俾賤兄弟收此尺寸之功，實深感泐！次兒紀鴻於廿三日，回省鄉試，學植尙淺，八股尤陋。沅弟望之甚殷，姑令一試。卽在南翁家居，庶得常親。鈞誨，并求易芝生先生指示一切。世家子弟，易惹物議，惟嚴戒條子，并禁應酬，均求指示。卽請

台安！

國藩頓首六月廿日。

二十三

意仁臣弟親家大人閣下：十二日金陵行次接奉

惠書，猥以江甯告克，遠勞

暖賀，以閣下關注之殷，輔助之厚，至爲歡欣，有過於身親其事者。惟追思同袍諸君，或百戰功高，而早霾黃壤；或患難與共，而中更差池；或出力相扶，而聞望不彰。而賤兄弟獨遭逢際會，同膺

上賞，感涕之餘，彌增慚悚。鄙人在金陵小住二十餘日，暑熱相困，營中又無辦公之地，酬應紛繁，二十日登舟西上，回安慶料理月餘，再至江甯籌辦善後事宜。舍弟一軍定議裁撤一半，片稿抄閱餉項奇絀，乃爲近年所未有。東征局裁撤之議，當須俟之冬間，八九兩月，務求多轉一二萬，至



禱至禱康逆在許灣，仿九舍弟守雨花之例，七十壘之外，包以長圍，固以深濠，不意爲鮑公所破，無一得脫。此處得手，三縣相繼克復，聽逆衆六十萬人投降，江西當可指日肅清，吾鄉東顧無憂，酌芟之去留，一聽尊裁，可也復問。

台安！

國藩頓首。七月廿四日。繁昌舟次。

二十四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去臘接奉

惠書，藉審

禔躬康勝，泊然物外，豈勝企仰！國藩自奉

命北征，初籌四鎮之兵，繼謀游擊之師，諸未就緒，倏逾數月，捻黨悉衆西趨，於是中外謗議紛紛，責敵部不能與賊縱橫追逐，迨冬臘月間，敵處游兵粗

已成軍，正擬并力西向，專辦豫事。而任賴牛李等酋，全趨鄂省黃麻一帶。張總愚亦由南陽竄入襄樊。又有成叛部勇之變，楚事日棘，不得已檄劉省三一軍由周家口援鄂。不特前所奏「十二府州」不致自守其說，卽

諭旨所指之「三省」亦不能恪遵而自畫矣！賊既注重湖北，則淮徐濟甯周家口四鎮均不能筋脈聯貫，自須多籌游擊之師，與之往來奔馳。而初議所云「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者，亦終恐莫踐斯言！紛紛如此，何時定乎？昔歲嘗與人言曰：

閣下爲「不聞和尙」自去歲謝事，置身在村不村之間，邦政在聞不聞之際，擺落塵緣，蕭洒送日，閒中佛國，令人嘆羨。東征局巨款，請加中額，欲求

大筆代作一摺，曾寄書南坡翁爲我轉達，恐踰十名之數，或干駁詰，曾經議

有妥策否？國藩精力日頹，目光愈翳，實實不堪再膺艱巨，事會所乘，猝難言

狀。

令兄尤為鬱鬱，有「逝將去汝」之况。兒女姻事，去冬誠不能送粵。今春敝眷  
回籍，則或瀟或粵聽閣下與小兒商定可也。諸維

心鑒，順問

台安！

愚兄曾國藩頓首 正月十六日

二十五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自三月接奉

覆函，久未續寄一箋，伏審

興居多祐，譚第延釐，至以為慰！此間春霖淫溢，二麥歉收；入夏尙苦雨多，各  
城虔禱，頃已霽晴一月，而蛟水四出，積潦淹稼，及颶風破壞海濱田產者，日  
報不絕。大約交率不及七分收成。所幸附近兩湖江西浙江皆告大熟，或於  
餉事不至甚窘，鹽務全無起色，即皖岸西岸亦更遜於丙丁兩年，誠如

來示「非奏禁川粵兩私必無轉機」然鄂中官商上下無人不願行蜀鹺者川鄂之交甚固其相求甚殷正恐奏停之後徒減鄰稅之入款無益淮鹽之銷數是以俳佻不肯遽發麓西之退私事固自鬱鬱公事亦殊不愜（是以允其所請）適鄙人亦累月焦悶鹽務之廢則閉目判之而不復措意於其間舒恭壽久經派一局差黃子春亦派查出差事藥物望雖損才調頗長人多議其別有嗜好尙未審察眞僞耳次青被蜀帥所劾聞已引疾謝事不知果還長沙否渠所籌國朝先正事略同時輩流中無此鉅製必可風行海內傳之不朽惟帶兵實非所長從此善刀而藏則大妙矣聞

尊府子弟應制諸藝頗有可觀舍間則全未講求至今未請得良友師舍姪輩亦未獲一拜名講師殊以爲慮思得一文筆天矯者醫救笨質仍懇

留心代爲物色連日頗得捷書直隸捻股二月內定可殲滅茲堪慶幸者也

順問

台安諸維心鑒

國藩頓首 六月念三日

二十六（續前）

再昨有一函，求令兄薦良師，與次兒同舟東來。近日同郡諸孝廉中，入股筆仗俊拔，而又略通經史者，究以何人爲最？雖未必能延請課讀，亦欲識其姓氏。他日或令兒輩相從攜手。

尊府子姪及令坦等，所從業師，均係何人？乞一示及。久困兵間，遂疏此事，復

問

意臣仁弟親家台安！

國藩又啓 十二月廿八日

二十七

意臣仁弟親家閣下得十月朔日

惠書敬審以桑梓多故復出

從事幕僚；又快婿舒世兄新舉於鄉。

台候多綏，至以爲慰！哥匪之外，又有齋匪，所在蔓延。吾鄉未形之患，誠不知其所極！然亦只宜批郤導窾，以無厚入有間，未可概用斤斧陵節而施。舍澄弟在湘鄉辦理哥匪，則排擊不中理解，徒足以堅脅從者從逆之心；而梟桀者或多遁匿，無辜者或遭刑戮。國藩前恐激之生變，寓書邑侯劉明府概從寬弛，頃又致函韞齋中丞，申內嚴外寬之說——在湘鄉專主一「寬」字。其有真正頭目，須予嚴懲者，則拏解省垣，聽中丞委審定奪——不知韞帥以爲然否？竊意湘鄉果辦理得法，則他屬之哥匪易戢；哥匪辦理得法，則通省之齋匪亦孤。欲湘鄉之悉就範圍，則生殺之權，當操之撫帥；湘邑不准擅殺一人，獄訟之權，當操之邑侯；局紳不准擅斷一獄，此湖南大局之福，亦寒門私家之幸也！望

閣下佐中丞力爲主持，他縣或可放鬆，惟湘鄉舉動，纖悉必使撫署呼吸皆知。明以照之，靜以鎮之，或可化有事爲無事耳。東路捻股，自十月廿四擊斃巨酋任柱後，賊焰日衰。劉潘郭楊諸軍，追至青州等處，若能再大創數次，該逆進不得擄糧，退不能渡運，或當有投誠者。直隸梟匪，存者無幾，而官相頃有署直督之說，不知印渠何故開缺？近日厚震筠沅次第去位，而印復繼之。吾鄉極盛，固難久耶？思之悚惕，復問台安！

國藩頓首。十一月廿日。

## 二十八

再國藩不肯回江督之任，實因告病在先，回任之

命在後，作星使則病勢甚重，作江督則病痊甚速，謂非取巧而何？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且方寸先不自許，是以屢疏辭之。

又自揣精力日衰，實不能多閱公牘，多見賓客，是以但求解要職，以輕責任，不求離軍營，以圖安逸。乃數疏上後，外間紛紛揣測，乃有匪夷所思，極可詠笑者。不知長沙桑梓置議如何？世人蹈常習故，偶見有稍異者，便爾驚怪，以謂天下必不應有如此。豈人人之出處，皆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洪楊任賴各匪，不知係照何年成案辨理也？五月致尊處一函，僅言令兄可「憫默終古」。昨接筠公函，謂鄙人責以「褊迫無養」。拙函似無此四字，或尊處所添。如汪鈍翁編造典故乎？再問。

意城仁弟親家歲禧！

國藩又啓十二月廿三



逸叟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別後由岳局寄上一書，計已達

覽。渡湖後，雨霰交作，風雪均大。二日廿六始拒荊州。三月三日始抵襄陽，雪意仍未已也！泥深沒踝，薪資數倍，行者居者均以爲苦。聞宛洛春雪太多，一月之中，僅三見陽光，殊爲怪特！荆門襄陽比歲旱蝗，沿途見婦孺採野菜爲食，而青青齊麥，葉多黃萎，恐麥秋又將失望。宛葉一帶，捻匪出沒，襄陽隨棗，民氣難馴。廿餘年馬牛重踐，氣象迥殊，良可憫也！抵襄陽後，毛季雲觀察出示咏公密緘言：「含沙者意猶未慊。」罔羅四布，足爲寒心。盡二百年來所僅見者，杞人之憂，曷其有極！側身天地，四顧蒼茫，不獨蜀道險艱，馬首靡託已也！帝鄉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尋蹤，不得已由大別沿江而下，入滌。老營暫棲羈羽，求一營官，殺賊自效，率而克捷，并受其

福；否則免胄衝鋒，求吾死所。死於盜賊之與死於小人，則固有間矣！——區區之意，尙幸祕之，勿宣爲要。

霞仙想已入節樓矣！中丞公近體何如？前覩其容貌焦瘁，深用爲憂。吾鄉賴中丞而存，凡可以分勞者，義不容諉。兄行時，原擬數月之別，今若此，則正未可歲月計。回望鈴轅，心焉如擣，惟願

弟與霞老平佐贊之，是所望也！南路消息如何？想不致有他。子春凱章近駐何處？餉事深虞，不堪勇數，尙宜裁之。齊浚餉可咨川中全給；蔭渠處不可不有以潤之。粵西之餉，不以之責庶東，而以之責湖南，亦殊可怪。——豈湖南地固產金耶？去國日久，途中不得真耗，每一合眼，輒如有所聞。——古後幸時惠一紙爲要。此頌。

台安不具

宗棠頓首 三月十五

申承公處，乞以此奉覽。忽忽未及作書，前由毛季雲處

奉一緘，并繳原咨，想收到矣！

## 二

滌帥信，閱悉東行之計，豈待此時方定？兩月集五千數百之衆，似尙非遲也！初四祭旗，行已有日；而行糧尙無消息，將來到營，又須打碎分包，弁勇得銀，又須安家買物，正不知何日成行矣！仁先肯來營否？家仲數日前有人送信件來，並無竹報在內，由永定來鳳，利川以達萬縣，此七百余里中風景，與西秀一路無殊，擬須再查澄侯寄件，卽當加封遞去。惟江西安徽驛遞沈滯，致威令難行於督郵耳。草此復頌。

台安不具。

弟宗棠拜上。廿八。

## 三

逸叟仁弟大人閣下：梅源橋行營接到

手書，閱悉一切。

哲嗣子敬入泮之喜，從家書中悉之，來示未詳封翁之慶，固不可及，子敬可謂有髮秀下矣！甚快！甚快！自景鎮完守後，臘月率師追賊鄱建之交，正月初九日一戰而捷，賊仍聚竄池州之青陽，其林許兩逆由彭澤境內竄建德，負隅自固，時古逆越嶺犯祁，兄留四營助鮑公追剿池建大股，令老中桂右各營赴祁門之援，自率中營還鎮，中途聞祁門大捷，古逆授首，而四營之助鮑公者，於廿六日秧田坂大捷，斃賊六七千，遂復建德縣城，不但江西之饒九各屬一律肅清，皖南之建德亦無賊矣！惟僞忠王李秀成大股由浙竄江，行雖飄忽，數日即圍撫建昌郡城。滌帥慮其竄犯章門，兄則慮其入臨江瑞州竄潯，以解皖城之圍也。無論賊蹤如何，吾湘自宜準備，大約重兵扼茶陵，則沿邊均可就近策應，幸

速留意朱衣點彭大順兩逆，自閩回竄石城江西腹地，日就糜爛。滌方議以敵軍回剿撫建，適徽州休甯大股人犯婺源，縣城隨失，清華居亦爲賊踞。兄遂分軍馳往剿辦，且夕卽率各營赴婺源，敵軍僅五千八百零四人，分則力單，不分則無以制賊，真無如何！魏軍未至，滌公以之助江西，李金錫則毓中丞早已有咨來調，不能復爲我有矣！如能速除婺源賊，吾軍自別有用處，亦不用他軍之助。自巨寇披猖以來，辦賊諸公——除滌咏兩帥外——絕少實心之人，兄以一寒生受

特達之知，與衆人異，當盡其心力所可到者爲之。滌公謂我「勤勞異常」，謂我「有謀」，「形之奏牘」——其實亦皮相之論，相處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與咏公，尙未能知我，何況其他！——此不足怪，所患異時形諸紀載，毀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譽我者轉失其實耳！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吾亦不理；但於身前自證曰「忠介先生」可乎？一笑！味根所部多煙徒，吾

軍斷不宜之，不欲引用吾軍在楚人中，最晚出，最講營規，數年後當與王壯武部齊觀——然尙不敢自信耳！南坡時卿兩公，念我甚至，所以助我者，無微不至，謹當銘感不忘，惟有力戰謝之而已！仁先老弟近益憂憤，何不來營一譚？近得籲湘書言

老弟意似不欲入署，確否？四方多難，吾湘人士，獨出其志節當之，此職未可難也。此頌

大安，不具。

二月五日，愚兄宗棠頓首。

四

逸叟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前兩緘奉復，計已達

覽。本地人居大府幕中，任是天生孔子，亦必多招嫌疑。既爲時勢所迫，不得已而就此席，惟有殫誠竭慮，本吾心所謂「是」者爲之。若多所畏避，反於

事體無補！究亦未能問執讒慝之口。幕所辦之事，本是官事，若欲避攬權之嫌，則除是不辦事也。商之到婺，復目覩人物彫殘，爲之悲憫。慎修雙池諸先生故籍，蕩焉無存。諸故家子弟離散，典禮淪亡，弔死扶傷之暇，不禁感嘅係之。李逆秀成自赴鄂後，所過州邑，無不殘破。瑞潯各屬，猶時有零匪出擾。江西每遇警報，輒請分兵往援，而於敵軍積欠四月有奇之餉，乃竟閉目不理。雖則時事艱窘致然，然兄以客軍孤寄其間，何所指望以紓其困也？近因數月東驟西馳，士卒疲於奔命，疾疫繁興，患病者十居其六七。丸藥禱神，史巫紛若，尤爲焦悶之至。閩汀之逆，（卽彭朱諸逆所部各賊）盤桓於弋貴之交，秋後當有數惡仗。兄僅七千餘之衆，分駐景鎮婺源，勢更單薄。又餉源頓竭，艱苦萬狀，無能操必勝之權。——亦惟有盡其心力所能到者，爲之而已。晤小兒阿霖，可以此告之。事忙，亦無暇作家書也。專此，卽頌。

大安不具。

愚兄宗棠頓首。二月五日。

五

逸叟二弟親家閣下：獻歲發春，

佳想安猷，至以爲頌！

仁先近狀，聞甚鬱積，何不出游一抒寫之！山中尙鬱鬱，何處得開顏乎？借銷粵鹽之議——爲識時要著，吾湘尤急賴之——已請滌老奏行，但未未知。

廟堂謂何，粵東疆臣謂何也。戰狀一切，已具臘初書中；爾後賊退至鄱陽建德之交，無仗可打。中旬以後，親率十營人成隊追賊至鄱陽梅源橋鮑春兄進紮洋塘，距雞公坡賊巢僅三里耳。臘月元日及初三，賊列大隊環河岸，上下十數里，密不透風。春兄飛書來告，兄率六營赴之，則賊勢



已盡趨下游謝家灘一帶，意似將抄鮑軍之尾。兄見留四營駐鮑軍右山嶺，以壯鮑軍之威，俾得一意剿下游之賊。鮑公健者，猛烈實不可及。——其笨拙亦非人所能及。兄觀其營地，四面空無依傍，頗不謂然。而鮑且謂「得勢」，亦不知其何說也。此股一時難以掃盡，而信州玉山交朱彭兩逆，均將深入。兄客軍孤寄其間，力小任重，未知攸濟。

弟試爲我策之。敵處獲僞文中云：「奉幼主聖詔」，而無所謂天王。澄逆已伏置誅矣！惜未能碎尸萬段，一雪億萬生民之恨。軍中無以爲樂，差幸將士漸漸聯絡，漸漸親附，較前尤可放心耳！舊僕李貴求作薦書，於近地覓一噉飯處乞代爲

留意，以報兄薦文貴之德，切勿忘也！此頌

新祺不宣。

愚兄 宗棠頓首 人日

## 六

逸叟仁弟親家大人前接次山中丞書言及「李復猷一股有竄近西路之說」未及詳也長沙來信有言「賊已由綏甯圍武岡城步」者有言「賊已竄入廣西融縣」者未知孰是許久不接尊書側身西望輒用戀戀幸於

籌筆之餘示悉一一爲感浙江米捐事沅浦又復踵而行之吾湘何能禁此搜括？兄處應作罷論夫復何疑沅浦又欲我讓廣東之捐意以此舉爲乃兄所奏耳不知粵東欠撥浙江協餉百餘萬滌翁未奏之先粵餉尙爲浙省所專既經指定皖浙則每月皖四萬浙二萬浙不能復以協餉舊欠爲詞祇可聽之粵省况自晏同甫署督篆以來并皖浙亦均截止不解皖無所得浙則併此兩萬而亦失之所盼仁先到粵整

頓一新俾皖浙沾其餘漑……（脫落下仿此）……

……兄於緘牘中無一字道及雖明知浙餉，

……不欲因薄物細故而失睦鄰之誼……

……世士大夫……

……充類至盡，蓋有難言……

無已時也，一歎戰事尙順，惟克庵廉訪忽有親喪，於江浙皖大局，不無

停滯，深可爲慮——兄失一臂，則固不必說耳！

朝旨允弟赴直隸，弟意云何？浙幕亦是非之場，爲一身計，則做官爲是。

仁先九月初二啓行赴粵，久未接其信，未知已過安甯否？福建臬司桂

丹盟先生，在官剛正不阿，廉惠久著，與兄同官數月，最稱投洽——八

月念二竟卒於位！臨終（春秋八十又一矣）親筆爲書投兄，字畫剛

勁，語不及私，敬服之餘，哀愴益甚！又吾湘賢令徐君（台英）宰華容，未

陽最著聲績以不獲於上拂衣而去上年不知何人保奏

特旨起用引

見後，特旨發浙兄一見喜不自勝，渠亦自負——乃不兩月遽以疫卒

於嚴州近爲兩君請於

朝，乞宣付史館，詳摭事實，編入循良傳，以存其人，其原疏已鈔行，當得

寓目——未知能獲

俞允否浙省今年寒疫盛行——官員百姓死者尤多——言之實堪憫惻！

位崇德薄，天譴之，其久病思愈，或者俾歷盡艱危，乃償孽債耶！聽之。

此請

台安，不宣。

愚兄 左宗棠頓首 十月朔日 嚴州營次

祭丹盟文稿呈閱。

逸叟仁弟大人閣下：前書奉寄，頗有歎息數聲而去一語，計瓠而微髯者，始以笑，終以惱也。秋榜發，熟人湘少，未知中有傑出之士

否？科名關乎

國運，故亟欲聞之。李逆世賢，汪逆海洋，在江西本有可滅之勢，而卒不滅。近且由粵之大埔，江西會昌竄閩，武平永定南靖龍岩漳州雲霄，未數日即均失陷。弟得報三日，定三路援閩之局。計此時海道一軍，當先抵福州矣！（彼間人心皇皇，已遷移一空）續調王闓青帶弟部五營入汀（委署杭臬）兄亦擬於念八日出杭，嚴衢州道浦城繼進。此路餉饋極艱，師行不能迅速，須到建甯始有舟達省會也。閩中無知兵大員，亦無能戰勁旅；官吏士民，日盼浙軍之至，而軍儲匱乏，又須裹糧以行，不利

市秀才，所遭應如此，無足怪者！新造之浙，苦心經營數月，漸濬餉源！至此又將一箸噉盡矣！皖鄂之交，賊氛仍熾，和候督師西上，少荃爵師權督兩江官相還駐武漢（此公不早下場，遂致沒趣）

聖意塵西顧，故先清腹裏也。江西擒獲幼逆，兄無橫草之功，而濫分筆之貴，下懷實有難安，已拜疏辭之矣。手此，即請

大安不具。

愚兄 左宗棠頓首。十月廿四日。

今日卸撫篆，以赫泉護之。石泉權方伯，薛慰農兼護糧道篆，俟馬中丞履任，即各復其舊。浙民愛我，恨無以塞其意——亮諸君能補余過耳！

兒子孝威送我後，即令其北行。考曆文書，乞催之。令袁升速責以來，幸甚幸甚！

逸叟仁弟親家閣下。趙淡如到大，示九月廿三日一緘，具承一切文恪生前無嚇嚇之名，而至今卅載，甌越之人猶思誦之。昨林聽孫來此，數閩浙上座之賢者，猶舉文恪以對吾鄉老輩之崇實行，厭聲稱如此，可敬也！——然則其有後宜矣！丁姪姻事屆期，上親而兼掌制者，目覩嬌女佳婿，樂意相關，喜當何極？想「天結良緣」四杯滿斟，滿飲無須奉觴倒灌，餉事一言難罄！天下之盜賊易除，人心之盜賊難去，正恐時局非目前可了耳！米捐事，兄意不忍久累桑梓——非薄此不爲也！沅浦既踵吾後，大張網羅，則兄之此舉，應作罷論。惟沅公尙索及粵東協浙之款，實似不情——如何如何？吾湘軍火撥給外省者多，兄固知之；惟浙省向不產硝磺，不得已仍爲乞鄰之請。次山中丞昨有公牘，堅爲謝卻，兄已復之。生平厭人疲纏，亦不欲以此加諸人。阿霖輩久無信到，亦不暇念之。皖南賊頭隊入浙，已經克庵分軍擊敗，石埭太平旌德之賊均已降已散，吾軍已可折回，當

遂由昌化於潛臨安以會攻餘杭。此城一下，則杭垣之賊勢孤；而吾攻嘉  
攻湖之軍，亦不愁餉饋之梗。近因士卒之死亡病弱者多，乃調浙兵補勇  
缺。既足爲供補輯之需，復可收練兵之效。始信老亮之妙用無窮也！至餉  
事則一籌莫展，將來仍不免「糧盡引還」四字。蓋浙當傾覆殆盡之餘，未  
若益州爲天府之國，以今方古，則今亮似猶勝於古亮矣！賤恙漸平，而元  
氣難以遽復，亦與今日浙江事勢等耳！李復猷一敗，聞已入粵西鼎縣。言  
者頗謂其必踵舊轍，由吾湘邊境入江西，然後或皖或浙。請  
預籌於湘境力遏之。若過湘境，則江西必不能禦，仍是敵軍之患。卽由江  
入皖，亦是敵軍之患耳！肅此卽頌

大安，不具。

姻愚兄 左宗棠頓首 十月初九日

楊示泉兄已

簡放浙江糧道。或者「糧盡引還」四字，可不過慮耶！



## 九

逸叟仁弟親家閣下：十四日接奉初一日郵遞一件，並克庵及各件，均到知。

葉老頑皮如故；雖無雞湯雞肉之潤，而騁其口說，足令人人道好，計亦良得；固無怪其自鳴得意也。索餉之法，兄向所不諳（惟籌餉較他人差強耳）。「疲纏」二字，不欲人之加諸我，亦不以加諸人自十餘歲孤露食貧以來，至今從未嘗向人說一「窮」字，不值爲此區區，撓吾介節。敝軍餉項已欠近五個月，滌公不得已，以婺源浮渠樂平三縣錢糧釐金歸我，實則浮婺皆得之灰燼之餘樂，平則十年未納錢糧，未設釐局，民風刁悍甲於諸省——仍是一枯窘題耳！兄前在湘幕時，凡湘人士之出境從征者，無飢潰之事，且有求必應，應且如響，故浪得「亮」名。

——今

亮孰如古亮耶？天下事未嘗不可爲；只是人心不平，無藥可醫。

閣下謂「相信者心相保者大局」果如斯言，不但東南之幸，亦鄉邦之幸——特恐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耳！抵婺後，意外獲一大捷，以飢病二千餘之衆，破賊二萬餘，窮追至浙界乃止。還營後，臥病呻吟者，又增數百——忠哉我軍！生平境遇最苦者有二：道光廿八年，柳莊耕田，遭淫雨之害，穀盡生草，典質罄盡，而一家十二口，無不患病者，嘗吟杜老同谷歌「男呻女吟四壁靜」之句，戲謂孺人曰：「吾欲改靜爲空，始與此時情事相肖也。」見擁兵七千數百，情事宛與當年牛衣相對時，酷肖特無孺人在側，慰我寂寥耳！黃子春，自是節老男子，死在其所，亦又何悲？惟「籬翁無將，蜀事可危，殊爲慄慄，魏喻義樸幹之士，其殺鄧南金一節，雖太草草，然其人吞蝕軍餉，死有餘辜，若因此而罪喻義，是毀

寶刀而償屠狗之盜也。衡陽士風最下，動輒開寫傳單，此風後豈可長  
 乞以此轉告。中丞公毅然斷之爲要。魏君仍以應調前來爲宜。所論  
 「名士」一節，未知何許？大約處之有二法：「先主之於許靖」，「夫子之  
 於少正卯」，是也。——吾湘似尙無此。若徒發空論，敢爲大言，置之不  
 理，等諸見怪不怪可矣。李逆秀成四竄江西，烽火直逼主米渡，聞鮑軍  
 到潯，乃折退奉新。江西上座自顧不暇，更有何兵會剿？企盼春霆得數  
 好仗，則無他慮。——然亦不敢必也。敵軍月內外病卒稍愈，當有動作。  
 第非有旬日之糧可裹，則雖神兵亦難不食而飛耳。奉常之補，

聖恩優渥，恐事案日重，轉益不堪。——

弟當爲我慮之，乃有者望何耶？一肚皮話，暫尙不敢說。不忘「新婦止  
 燎」之戒也。肅此，卽請

籌安不備

愚兄宗棠頓首  
 二月十五號

求將固難，求統將尤難。有好統將，則將之賢者固得其力，不賢者亦得掩其短而著其長。——一定之理。兄上年成軍時，先與籥公說：「不調見成營官」所取之才，多非上等；即中等亦不多。

弟所知也！見在數十戰，與吾湘夙稱能戰者比，亦不多讓。——此故可思。李金暘若竟隸我麾下，將至斷送頭顱乎？書至此，又且住筆，恐弟疑我之驕，又有一番規勸話頭耳。

十

逸叟仁弟親家大人閣下：石生來，攜九月初七日一緘，敬悉。

所示阿霖僥倖太蚤，實出非分，且爲之喜，且爲之慮。已飭其苦志讀書，不赴春試。見面時，萬望時加訓厲，俾克時知警惕爲要。平生見後生輕狂淺率者，輒頗厭薄，不願見曹效之；即乃翁當年高興時，議論舉動，亦不願其

效法「孩子氣」尙無妨，惟「名士氣」與「公子氣」斷宜剷除淨盡耳。蔣蕪泉入浙後，戰事甚順，因逼攻湯溪，亡傷壯士頗多。（請領賞恤，養傷銀至七千餘兩，可想而知）攻堅無善策，兄深以此爲戒。然遇衝要之地，輒又非力攻不能；見正鑿兵龍游，與猾賊鬥死力也！日內頻接滌公書，知金陵、皖南均有大股逆賊上犯，沅浦新募之軍，不卜能否支持！鮑張則所部疫癘盛行，幾於不能成列。急呼蕪泉爲援，徵之舉未知。蕪泉已緊逼湯溪，急切不能拔動也。兄已遣王鈴峯率老湘二千五百人，由遂安踰嶺，過婺東，以指漁亭。侯蔣軍可以撤動，當卽派其前去。浙賊之多，不可勝數。——兄仍以一軍當之可矣！克庵性頗褊急，石泉性素和平，兄相處日久，知之已深。然石泉已屬言「歸興甚濃」，不能久任維繫如何？如何？吳翔岡到此句，又須暫歸。前事不知已了結否？受屈固不須求伸，祇要脫卸耳。吾鄉士習，實凌日甚，實非佳兆。書此，輒不勝「悠悠我里」之思也！仁先已

赴滬矣以奉聞此請

大安不具

愚兄左宗棠頓首

九月十一日龍游城西五里亭

與阿霖一書乞飭速遞

石喬都轉此時想已由蜀回湘乞速催其來浙爲要

十一

逸叟親家大人閣下得書知吾湘幸尙無他至爲慰慶金陵大局尙穩然皖南賊勢仍張而九洑洲之賊又復北竄含山無爲慶郡千里空虛滌公所處誠難耳鐘峯率所部於昨初一日大破賊於績溪立復州城而徽州守將唐某者頗於稟牘中思攘其績——已飭勿相爭執矣旌德之賊又陷太平黟縣祁門恐不能保若有疏失則婺景之憂也鈴峯一軍僅二千五百人

只盼喻丁雨鎮募勇速來，庶免單薄——未知何日起程。滌相屢呼薊泉往援皖南，不知正逼湯溪與賊相持，萬難遽拔，卽湯溪速下，亦不能越嚴郡而援甯國也。阿霖榜後，儘了應酬，明歲已定入山讀書之局。貴親母夫人既能放其遠出，兄亦無可言者。季雲中丞近與媪相何石、式岩方伯，聞於十月可到——想早已履任矣。蔭渠督兩粵，當勝前任，然與彼族相處，亦極不易耳。聞湯兩城之賊，仍頑踞如故，據賊已來有萬餘，數日內當有仗可打——自當慎以圖之。尊處借項，本應早還，惜債帥實爲窮所迫，未及繳納——然亦足以儆天下之放官債者矣！一笑！此請

大安不具。

兄宗棠頓首。

十一月十一日，龍游城外大營。

逸叟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前得

尊書後，一函奉復，想已達。

覽皖南一律肅清，敵軍可收回浙中，助剿餘杭之賊。老湘營三千餘，尙留屯溪也。（距湖城四十里）兄於前月三十日，進駐富陽，距杭城水路九十里，陸路僅六十里，距餘杭城亦六十里，擬俟營盤紮定，卽赴兩處督戰。以局勢論，或有數大仗可開也。今午得蘇州念五日寅刻收復之報，而未詳其戰狀，如天之福，此城一下，則金陵杭城之勢，如大蛇中斷，世局乃有轉機。得沅浦書，亦頻獲勝仗，金陵賊糧來路亦斷。大約杭州之後，當在金陵之後耳。近日降者紛紛，自賊中脫身走出者，亦絡繹於道。然則東南之事，其遂有轉機乎？李復猷入粵後，有無動作，殲除此股，則大致定矣。聞廣東高州賊，已殲滅無遺。——其信然耶？仁先中丞新政，可得聞否？許久未接其信，未知粵事何若？手此，卽頌。



勛安不具

致 丁果臣六兄信及家信，并乞

飭遞爲荷。

愚兄 宗棠頓首。

十一月初二日，富陽大營。



意城先生史席連年事多舛謬。昨到宿松，滌丈季丈談及，始知前承賜言，竟未敬復，死罪！死罪！

尊函當是八年冬間見。賜在黃州三日，卽馳至宿松，仍返黃州。此中支離踈謬，漫然不省，悚惕汗流，罔知所措——尙求

大君子赦之矜之。金陵潰敗，丹陽繼陷，常州蘇州岌岌不保，倉庾之本，吳越精華，蕩然無存，不堪思議。近日奏請滌丈辦皖南者二人，均可不問。都中稍顧大局者，必力請督辦吳越軍事。如果握兵符督符，則非林翼等所能挽留。皖北之局，又苦兵少，仍當速行招募，以養之。季丈之事，天心大轉，然此身已公之於國，不復可據爲己有。霖哥濟恙（大要以歸脾湯爲主），日縈於心。三五日後，當由水程回湘矣。林翼久病，而勢不可病廢，奈何？奈何？筠丈已

到家否！何時報得一見，深以爲念。手此奉請道安！

制林翼頓首。十六日松宿行次。

二

意城先生史席十六日奉初八日

手教敬承一切。湘省十年倚籲門公祖爲命，蜀命不可辭，惟盼成功速而來歸楚督耳。季公三月嘔大氣之說，指張周及浙中王君而言，張已由滌帥密陳復奏，（兩次詢之）當必另有位置。季公皖南當不掣肘，惟日夜望其速來以救甯國耳。廣德已失，衢嚴亦危，次青須改道位置。若送入浙中，必不能保全善類。駱公攜帶何人，何將何吏，勇丁若干，約何時可以啓行，便中示及亂蜀者，站也，撲也。（此名撲燈蛾）須以神力去之，否則不治，然去之亦頗不易，易斬蛇擒虎，切須深沈慎密，不密則害成也。東

將軍歿于宣都

廷旨必更速催 駱公之行曹君在宜昌自奏「到蜀後仍應遵 前旨辦

軍務」奉

硃批覽

天意亦薄之矣！林翼兵疲餉端，費鴻

滿野求 筠仙來援（切懇切懇出于至誠）勞人草草，實實一息僅存；

秋冬之間，可以就道否？梅已歸里省母，義池資湘之游，待之他年，病久

未能多及，肝旺脾虛，硃苦不支，手此奉請

台安！

劉林翼頓首 十七日

三

意城嗣丈同案執事：廿日奉十三發來

手書具承所示時艱事急當各盡其心力所能以効愚公之愚精衛之精不必其才之果英于人。事之果期于成也。

謙抑之懷不欲以「亮」自居——然遇事要謀要斷不謀不斷亦終必亡與其坐亡不如謀之。凱章速來。濮軍乃盛季丈即可率所部并帶凱軍之勇資以季丈之謀亦必有濟。季丈自募五六千人自不可少。然事頗不易辦。人實不易知也。

來示言「季丈用人不疑有誤用之人不肯自承爲誤」哀矣哉！足爲諸葛孔明之一蔽鄙人今春不欲與季丈抬槓恐償其氣實則應諫之事應抬之槓均俟之異日也。然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倘事經閱歷必能日進無疆。十一日

廷方欲以「督辦四川事務」寄之季公督辦四川鄂湘受福潤可千里襄辦兩江善良保全氣類感通蜀亂始生吳亂已極功效又大不同。林翼有私

愛于季公此事之先，不能爲房杜矣！請質之。

新亮迅速函復爲要。此稿應推滌帥專主也。志亮執自己之事，往往偏執一念，不暇自謀。筠丈初十日到樊城，此間無人往接，特函囑釐局詢問耳。此行必大窘。鄂省署中，雖可效力，然已遲矣！（因報啓程無定，不敢寄信，故延誤至今也。）手此奉頌。

勛安！

制林翼頓首。廿日。

季丈所求得之將與文員，尙乞開示，此函亦祈轉致。

四（續）

林翼之病，已成痺症，恐不可愈！作梅亦深以病根日深，固爲憂也。作梅到此已六日，病症微減，而脈神不起。刻下兩岸事緊，未可病陳，姑任自然耳。所定之各件，均已遞去。

林翼頓首。廿一日。

意城先生同案執事奉

書敬悉滌帥督吳張凱章宜速來；否則滌軍太弱，大局有礙。

亮之真假老嫩，卽此可定。湖北調去禮各營七十人，現已扎飭回湘補募，

一切乞

指點照拂。季丈以四品京堂候補，幫辦軍務，應以六千人自行樹幟，乃克有濟。（無兵或不足六千人，則萬不可行。此老謀也，速爲告之。）筠老尙未入境，當以兩楚之力養大賢，大賢可鼎食也。敬請

台安！

制林翼頓首初五。



八月初五日，奉念七日戌刻

新亮手教，入蜀諸賢，文有朱石翹馮養臯，武有劉靜臣黃子春，（強之入武）又思以高臥隆中之體，老總持其間，江流石轉，必不遺恨失媽孚矣！所調之營，有兩營勢臨前敵，必不能調撥，其朱品文營已先期札飭起程矣！餘再與希半謀之，恐急切尙難如願，湘中替人甚難言，三四年前，卽以此責望籲帥也。林翼精力日頹，餉糈日竭，（真有不可支持之苦）

南嶽長老肯發慈悲否？信寄

梓木洞天，尙乞代致皈依之言于

南嶽長老也。壽山入皖南，以滌李翼之，可以展其所志，惜身體太差，交卸尙遲，在八月後耳！手此，奉請

台安！

制林翼頓首 初六日

作梅第一等好人，已由祁門同凱章春霆到甯國，途次糾集紳董，便探其家事。

七

志亮治軍，選驍果，是正辦，惟須速謀營務多人；否則食少事煩，正犯本名之病。林翼不敢以孤軍入難地，故表稟豫州奏稿，不能不于丞相有貶詞也。丞相切莫嗔我，蜀中恐非復我有矣！蜀與吳皆亂，則楚危矣！

志新亮速謀分籌之法，敬請  
籌安！

十五日申刻，名心印。

八

意城先生史席甯國被圍，此處若失，則滌丈無進兵之路，頗焦憤也！凱章次青，乞速催之。季丈只可五千人，多至六千人，太多則勞不可言，亦恐難于駕御。募驍果之才，是軍務正辦，然行于府庫豐盈之日，則法律不撓，近日天下

之局日形其艱矣！竊料軍成之後，嘔氣事必不少——惟不能因此灰心耳！「嘔氣必在三二月之間，且必絕大——姑妄言之。」（存而不論）又心念黔省近日，必已失守矣！蜀事真劉——以滌丈處不可無左；季丈又新出，不可無滌也——始于廿日午刻由揆帥拜發于左，公不能無憾；不能說好話，人情類然，不足深怪。筠老有功于天下甚大，未知何日到里？秋冬之交，必乞來英山教我益我，毋棄我也！病骨強撐，勢不能退，義不能退也。壽山爲水災所困，殊不易辦。霞仙處，春間曾有書唁之；到省時，乞致詢時事如此，勸其速出爲是，久亦無法可避也。手此，奉請

台安！

制林翼頓首。廿七。

九（續）

滌帥日夜焦灼，以甯國危則進兵無路，乞加函加駱中丞札催凱章賊必已

犯金衢，則廣信亦岌岌乞專人加函催次青拜求！拜求！

廿七日，制林翼頓首。

林翼一病四月，一息奄奄，獨念事業無成，學德無聞，虛愧此生爲可惜耳！  
他無足念，作梅留此診治，亦言：「非靜養則百藥均無靈。」作梅須三四  
月乃可游巷陽也。陶宅二信，筠丈一信，均求妥寄爲感。又及。

十

意城姻丈史席季公吳蜀之局，定計示我，吟念殊切。季公成軍之日，請卽由  
籲門先生報啓程，不必自行呈請代奏，又每月統領公費，須定四百，長夫三  
百名，帶兵之人，以養賢致民爲主，軍中又須另養壯士，以備選擇。季公不私  
一文，天下人均可具結，但恐其窘手不能不爲耳！——須便之，掀拳風雲，發  
揮八卦，則臥龍乃神乃靈。

公可速以此意謀之。籲門先生并咨各路爲要。筠仙丈判鄂因實告筠夫人病狀，遂得回湘。筠夫人病症，必謝我也。此頌。

勛安！

制林翼頓首。六月朔日。

十一

新亮閣下：滌帥處，望凱章次青并季公甚

急——以金衢必危，甯國久困也——乞羽檄

催之，切求切求！揆帥于廿日午刻，發二次左吳劉蜀之奏；（薩梁處，可請函致之。）滌帥于十六日，發初次詢問左事之奏，均于廿八揆廿九日滌到京。林翼不主稿，不欲爲天下先也。鄂省兵飢民飢，吾其得罪于天乎？手此奉頌台安！

制林翼頓首。廿八。

作梅尙在英山，南嶽長老到家否？融齋杏農前已奏保，今又函請矣。

十二

意城先生史席廿八日及前三日

惠函均悉。筠公已暫回湘中，情也。秋間當以飛舸來迎，歲以千金供奉。——乞

代懇之。季公入吳，定策由滌，帥主稿會奏。營中注意驍果，是正辦。然當以誠篤廉謹之士，如石泉諸公者，爲營務處及各營幫辦。及初募之時，獨可補救于無形。否則必歸于田興恕之流，終不能成大功。統將公費，月七、百金，長夫三百名，尙不能稍餘一錢。然必須有此，乃不窘手。又季公不顧其家，應請

籩門前輩，札飭鹽茶局司道，每年籌二百六十金，以贍其私。——此亦菲薄之至。鄂中營官有家之在鄂省者，均不止此數。季公非有廉可領者也。都多舒李鮑余月費，均大有過千金者。不窘其手，卽是不掣其肘，能恤其私，乃能

專精于公——

公意云何敬請

勛安!

制林翼頓首六月六日

十三

意城先生閣下：九月初五日，奉八月廿七日

手教，敬承一切時事實堪慟哭！使……不信……李林甫而尊禮汾陽，何至於是初八日，

……北……一切驛報均遲，滌帥批摺未回也。駱帥至速亦須九月抄，乃可啓程。滌帥尙欲會銜奏留也。

公九月家居亦適桑梓之事，不能撒手，大家苦撐，保尺寸之地，竭旦夕之力——他非所期也！南嶽老人，當專弁持幣聘奉迎，處以賓師之位，兵事主

大略。吏事主大政，餉事主大略，文事主關係安危之奏疏；他事不敢煩及其要。尤在幾益德性，葆歲寒之晚節耳。石勤來云：「劉夫人尙病甚。」未知確否？示及，以便約期專入前來也。六壽必允不守，楚之北門殆其盱食以積欠二百萬之餉，當此鉅賊，吾固知吳亡而楚必難獨存矣。敬請  
台安！

制林翼頓首 初七夜。

十四

意丈大人史席前奉

手教，尙未縷復。筠公到鄂，意亦欲東訪英山，兼訪祁門也。因

公函中有「筠夫人病重」之語，不能不去，遂改由鄂渚回果。臣回湘廿四日啓程矣。七八月之間，林翼當以專舸奉迓筠老入營。筠老愛我，必肯援手。林翼病骨支撐，季公親見之。



公亦必深憐之矣！如筠公肯來教我，或者精方尙可支撐，事理尙可明白，則感企不可言狀！右公須定蜀吳之計，迅速示復，滌帥倚馬以待濡筆，以竢盼切盼切敬問  
籌安！

制林翼頓首 廿七日

十五（續）

桂軒壽珊到營始知 筠老之不得來，皆

公百計沮之。

公竟必沮我，此仇必報。現定派隊伍入衛山人，將梓木餘糧，及公新田之糧，一次打掃淨盡也。

林翼又頓首 廿一日

十六

意城姻丈足下：劉嶽昭黃子春入蜀，可謂得人。志亮仍以平益爲第一功，恐皖南北日緊，東吳將盡，已不可又遲來也。朱亦文已送回劉于六，將希庵欲強留之，但實分撥不動，尙乞

垂諒。林翼久病，求

南嶽長老，大發慈悲，滌丈求

意公爲助，均乞俯允。北風本涼，前此偶一鼓動，人微言輕，終無當也！如

新亮借得東風，吹倒宗山與阿瞞，則

絡公正氣不孤，尙可有爲手此，奉請

台安！

制林翼頓首。廿八日。

意叟仁兄親家大人閣下前奉寄一函求

叟代長公爲焦聽堂家作譜敘一首——其信不知可到否昨奉

手書知

台旌已抵省垣；

道履康娛，

閣潭安泰，以忻以頌！此間稍平安，惟南岸之患，將蔓延於江右。雖鮑軍速去，補救甚易。但恐稍落賊後，著耳！忠酋率羣黨，銳意擾北岸。石澗埠毛劉十三營及無爲州城，已被重圍。而石澗埠尤層層包裹，子藥已盡，文報不通，運路已斷。昨毛竹丹、劉南雲以帛書乞援，弟不得已，冒險分去馬步八營，過江馳援，恐趕不及，卽及矣。又恐無濟，是猶窮漢入博場，拼力搜括，冀幸孤注之一

勝然未見其一擲之必中也！聊盡吾心而已！濠內業已不免空虛，新營居多，老營均派出赴援；且均兼旬不見油鹽小菜爲何物。昨次八營往援之兵，每人僅帶錢二百餘文，米五升，隨後再騰挪湊解，而糧台一貧如洗，四顧茫無解款到，甚不堪設想也！——爲之奈何？安慶數解火藥無多，大繩尤多不及藥四分之一，萬一再警，事不可問矣！洋船拖糧接濟城賊。二月以來，聞米已山積，百物充物，——憤恨無已，浙亂已平，大可慶幸，蘇浙敗賊由金陵過江往北岸者，無數可稽，今尙絡繹不絕，——其皆就食於北岸乎？希帥味根軍門，若不早到，恐廬郡舒桐亦難久保，——乞亦函催促之爲叩，如天之福，若能救出石澗埠十三營，救住無爲州城，則賊不至肆行無忌，尤可及待，二帥之來，否則糜爛矣！寸心焦灼，懸系無已，周銳安幫辦蕪湖釐局薪水章程，乃牙釐總局所定，弟處不與聞，茲承肫囑，當函乞稍豐之聽，堂譜敘務乞俯念三人交情，信筆疾揮，以應我輩之求，國葦方不負數年之諾，聽翁亦感激無

滙矣此叩

勛安，不盡縷縷。

弟國荃叩上。三月初九日。

二

今年熱得異常，近日窮得異常，弟益拙蠶異常，此三事，皆祇好以不了了之。惟營中疾病極多，真是無可如何。且弁勇急症殞命者，得症不過半日，卽不治矣。此又去年之所無也。敵軍上半年餘勇本多，近僅足額，如此光景，恐秋時又難堪矣！又不能不派人回湘添募一切經費，非仗

湘省三局通融，萬不能集事乞

親家與

中丞公暨次山方伯談及，代爲預籌。一俊委員到省叩請時，務求設法石以應之，是爲至禱！

筠公親家來函謂「細究鹽事機宜，以引路之通塞爲衰旺，而引路已爲各私所佔據，無能疏通之者，雖劉晏亦無所措手足。」云云。可知就場經理爲利僅矣！

南叟與長公之見相同，大約此中不能望多錢也。湘中近狀何如？乞示知再叩  
勳安！

國荃又頓首  
六月十八日

三

逸叟大人閱下久不奉

手教，思慕倍切，比想

台候康勝，定符臆祝！弟在營幸託平善，以前堵勦共七次，均幸而獲勝，皆於

復南叟玉叟函中詳述情形，并懇其轉達

左右矣。計蒙 鑒。 筠公七月啓行來皖，由皖輪舟赴滬。君子得朋於東南，新政煥發，此真吳民出水火而登衽席之時也！忭慶曷已！南叟 玉叟，皆不赴粵；不知 晏公所辦，將來究竟如何？然留 二叟於湘，實大有裨耳！弟之求於湘者，無一次不盡歡竭忠；每憶愧作不遑——所幸知我之君子悉亮之耳！此間舊來之援賊未去，又新到援賊萬餘人，洋砲極多，今日已到濠邊，窺伺形勢。然我爲主而彼爲客，動靜操之在我，固無慮其多且悍也。惟軍士病者居其六七，晝夜防守，亦頗瘁苦。肆應爲難，須得竭力枝梧。俟鮑公中秋到，大可以殺賊勢矣！多軍牽於漢回仇殺之案而不能來；希帥不能分部守廬郡，故石清吉之十營亦不能來。希自五月廿五六起，吐血較甚，近則夜不安寢，扶杖而後行，軍中積勞太久，病一發而不能瘁愈，誠可念耳！

吳桐雲已自六安回安慶，聞將回楚。大約在 希帥處未見言聽計從，所以

有去志也。今年雨水過多，楚中歲事何如？穀價仍高騰否？念念前日有人自  
此假歸，弟行篋內有貂掛一件，軍中無須長衣，是以檢出奉寄。八九月可到  
省，祈

筭存爲荷。手此敬頌

大安并候 姪兒元禧！

姻愚弟 國荃頓上 七月十三

四

意叟親家大人閣下：昨奉七月初六日  
手書，敬悉

台候康勝，至以爲慰！石阡天柱之匪，同時并發，晁靖邊防戒嚴，吳馬諸公擊  
賊獲勝，要隘旣扼，當無闖入之患。得吾

叟與 中丞公運籌決策，綢繆未雨，桑梓定有乂安之慶。越境痛勦一層，恐



亦難行。蓋黔中之盜源不清，縱賴客兵勦除一隅，終不免有旋滅旋起之虞。可見擇吏以安良民而除莠民，非迂談耳。湘中早稻登場，不至荒歉，良堪忻幸！被水各屬，不知成災否？七月陰雨，爲害晚稻否？念念世亂，尙不足憂，惟年歲豐稔，平亂者乃有著手之處。此中關係，良非細故。敝軍蒙中丞方伯格外垂注，已解協餉二萬。南叟於東局濟以五萬，得此大有果腹之慶，感慰曷極。粵釐初政，綱維未舉，主客隔閡，南叟自以不去爲高。

君家長公不願赴滬履任，其志甚堅，其詞亦甚果決。到皖時，與吾長公必謀商至當之理，以定仕止久速，而適乎時中也。居今之世，爲官本極苦事，而介乎上下邪正之交，尤君子之所弗能堪也。筠老學道愛人，時賢罕有能及之者，其羞與齷齪之輩，周旋舞蹈，宜矣！此愼厥初服之意，亦良可敬如其惠臨敝營，弟當寬其說以廣之，必不聽其捉將官裏去也……昧于知人，輕聽輕發，至今未改素性。弟去冬……嘗進諫言，比蒙俯納不意今茲又

有無端牽引口不擇言之事。幸大君子亮其樸愿，包涵度內，且有成全，令其韜歛之意，在遠聞之，感何可言！然以吾

叟藻鑑之精，用人之當，維持鄉國，危卽安，功在隱微，凡屬讀書知道之君子，莫不起敬起服，斷不以一二不能見諒者，或上累及於盛德耳。同道爲朋，事久益見無慾能剛，德必不孤，天下未有中正和平之度如吾

叟，而尤慮及有他患者——請紓塵念，國荃學行無似，謬承知己教愛，有年，不敢以衆人自待其身。每於發言行事之際，持身涉世之間，往往求其心之所安，用人用錢二事，於考究根抵之外，專意趨廣大路數，而心中實微有權衡，苟非正人，吾勿與也；苟出分外，吾勿取也。在己之界限，絲毫不敢越；在人之評隲，或今昔而不同，可見世人之以耳爲目者多矣！吾輩但盡其在己之學，不必曲意以徇人，以我證叟，則叟之不可廢然思返也，不甚明乎？此間軍事平穩，廿三日，又添僞燕王援賊一股，我軍病勇雖多，必能站住。

鮑公訂八月初間，拔幟前來探稱。信逆輔逆，悉集溧陽四安定埠一帶，以扼鮑軍來圍金陵之路。然賊已勢衰氣弱，當易掃蕩。鮑軍至，則可合圍。勦辦矣！此叩。

勦安統惟心鑒。

嫻姻弟國荃頓首 七月廿六日。

## 五

承垂詢湘恆營接統之人，竟極難得相安者。事恆在日本札委一湖北人在營帶辦有年，名曰楊永杰——管湘恆營務。又有二幫帶官：一曰周蘭亭，一曰葛東庭，皆參將也。方去秋援賊未到之時，事恆本擬乞歸養病，故札委責成此三人。迨事恆病故之後，欠餉已十一個月，鄂台支放，亦未必按月齊全。國荃撫其部衆而安慰之，諸事仍照舊章，親自一轄，一而以江東橋一路付勦仙湘恆所部新入營，分紮汎地——依小河之水以爲固，可

以放心，故未移動——亦荃自統之派，舫仙稽管西路營務，分任其勞。新八營皆降卒，轄之必嚴，方不誤事。恆部諸將皆故等夷，其才智相若，而不甚相下，故不能使執冠其軍，且其才與望亦太出恆下遠甚，亦不相宜。荃處此境，亦大苦矣！新年左臂疼痛，不能伸縮，不能自捫其項，服表藥數帖，已愈幾分。惟伏案前寫數行信，尙覺以爲苦。春深時，當可全愈耳。再叩。

意叟大人安！

國荃又頓首。十四日。

六

意叟大人閣下：委員解米至，奉手示，詳悉一切，至以爲慰！

所論無一語不公，允實令人帖然心服，且起敬起畏也。眉生述詠語，亦無甚要緊者，大約皆無稽之言而已。弟近日頗知側身修行，勤勞報國，在軍一日，

盡一日之心，在營一年，竭一年之力。此外世俗之榮辱，庸衆之毀譽，皆覺於我無與焉。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行乎心之所安，不希冀儻來之福，亦不强途人之見，悉與我皆同也。

閣下內方外圓，持身涉世，事事當人倫規矩之正——國荃服幕有年矣！湘中十載，功在隱微，此南叟高叟先後所目睹，而未嘗或忘者。鄙人以念切桑梓之私，又與寄雲丞有同譜之誼，是以日祝叟與寄公幹旋楚事，爲天下光寵，故有入署居住之勸。今奉來示昭晰，始知文章離卽之間，固有道焉。近則南公赴粵，玉公赴浙，情形又不同矣！所望叟與筠叟矜式於其間，則旋轉大處不少耳！弟駐軍金陵，深溝高壘，脚根似已穩固。昨聞湖州之耗，傷痛趙一，獨有千古竊計，不出一月，援賊到此，必多且速。若能多損賊中精銳，紓吾憤以快其報，是所至願。特不知能如願相償否？東征米到可感之至！惟姚太和悉以私米之佳者，售於安慶大通，而以朽腐不堪者，

掺入蠱纒之中，臭味難聞，致令各營弁勇，多不願受——此中頗費調停，然必設法盡銷之，以答 叟慘淡經營，飽我飢軍之盛意。秦王二明府，已備文咨求，惓公紀勞績酌委，不便求安慶重咨也。手此布復，即叩

勛安，統惟 心印。

國荃叩上 五月廿二日。

錄 叟大人均安，未另。

七

湘中近目人心鼓舞者，可想而知；私憂竊歎者，亦可想而知；得失當不久可見也！惟祝邊圉無事，尚可大家安靜否？又恐不無手忙脚亂矣！

一行將自爲一之計，不可！不可！天下滔滔，吾楚幸稱樂郊者，伊誰之力？與——

前則叟與 高 南，後則 叟與 南 玉，——扶持正氣，培養元氣，又安

桑梓之功，自叟黃童，實皆戴之。倘此時卽爲一獨善其身之計，一旦地方不

靖仍是吾黨之憂。尙乞屈意以屈此席，使辦事之正人，有所瞻仰，有所依倚。實維繫人心之大也。想南叟之論，必亦與鄙語相符矣。祈俯賜允從爲幸。不才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謀大，世不吾許者，自安慶一役既畢，殆又甚焉。今年進兵以後，迭經憂患，將吾不世與之衿氣，一概化除，方恬然而卽於秦字。不意倏遭吾季弟之喪，令我萬念皆灰，殊不知所以自處耳。昔者聞賊來百萬，不以爲苦；餉欠十月，不以爲窮。今猝抱折臂之痛，戰守之事，助我無人，是真窮且苦也。叟之詩文，足以傳人，倘蒙不棄，予季賜詩以永歎之，則光遠泉壤多矣。實國荃所感盼無已者耳。此信到湘。

叟如尙未啓行，回府度歲，求賜詳示，排遞來營，以慰系念。手此再叩。  
意叟大人勛安！卽頌歲祺！  
國荃叩。上二月初三夜。

筠叟在滬上，常有信至安慶，與少泉中丞及其事諸君，均極相安。吳楊近已不能管事，妙極。

意城仁兄親家大人閣下：頃奉八月廿五日一片，敬悉奉上之件，已蒙莞譽。

藉譚

起居多福，至以爲慰！今年彼此音書，不似往年之稠疊，而心心相印，共喻於不言之中，正復相同。此間軍事曲折情形，均隨時達。南叟處，想蒙英盼，不具陳而已先邀。洞鑒矣！弟自去夏秋在安慶，經過惡風鉅浪，以爲賊不足以制我，敢於懸軍深入，不意事與意違，多鮑大軍皆不能併集於二百里內。初則以爲可以自強，不望他人來援，而亦可自立。迨後天災流染，軍中疾病死喪，摧折我精銳，幾有三成，存者不過七成；又將有四五成久病不痊者，其幸而能執干戈以禦賊者，僅二三成，病愈之勇，倏來強寇，實數滿二十萬；孤立無援，實所難堪，竟遂爲賊所制，寸步難動，佔地五六十里，前後左右，皆賊環伺，智盡能索，肆應不暇，瀕於危者屢矣！幸天氣清明，將士齊心，勉強支持，已二十餘日，惟廿九初一初三皆最險，初五一戰，而西路乃有轉機，初六七八九，東路亦極危險，至十二日，又幾殆哉！幸克轉危爲安，賊中死者傷者，實



逾六七千人至此而守局乃大定也！長公派四百人來兼旬乃到陸字千  
 五百人，九月十一乃到；都將軍濟師千七百人，十二日乃入濠。昨合湊出  
 隊人數，主客戰守能殺賊者，共不能成八千人。處此曠野，邈縣之地，包裹羣  
 賊如毛之中，守而兼勦，自問已無把握。况蠢爾衆勇，心才乎近聞。長公檄  
 香泉一軍移甯郡而移鮑軍來此救援。雖不能遽至，然有此指望，衆心亦大  
 安恬矣！賊之火器精利於我者，百倍之多，又無日不以開花大砲子打壘內；  
 洋鎗隊多至二萬桿，所以此次殲我精銳不少，傷我士卒不少，最堪憫惻！然  
 再固守一月，鮑公從後來打動，則可收前後夾擊之效。江南軍事亦有起色  
 矣！中近事何如？寄公已兩三月無信至，殊思慕也。手此敬復，即叩  
 大安！

姻愚弟 曾國荃頓首 九月十三夜

逸叟親家大人左右奉九月廿一日手示具譔籌兵籌餉籌濟火藥之勞其所以顧護敵軍者無微不至中丞公及次山方伯事事應手真令人感激欲涕若次公旋澧任小鼻小眼接手不惟不能望此且恐有時而掣東局善書之肘亦後患之甚長也此間自初五日打退援賊現極安靜但準備以防援賊復至而已然經過大風浪之後人人較有把握決無不測之虞耳初五六灣址過河一大股似已將甯郡糧路包過凱章在郡城病莫能興春霆徒勇而少謀每見賊輒打此次每打而不甚得手聞其軍心亦不甚固吾深爲憂之但祝十月內鮑軍張軍皆無恙守南陵者無恙或者何紹彩吳廷華十營到彼處相助可通糧路至十一月鮑軍痊可必能自戰矣左公聞鮑張之困或馳蔣軍以援之必可相與成功——但恐其無糧不能持久若一決裂則徽祁以上皆大震動亦浙帥進兵之所大忌而我孤懸此地者更無論矣亂世兵事湊巧者少往往意外生出波瀾弟心血耗虧所以彌

切杞人之憂心緒殊少佳暢耳。白齊文一軍，至今無音信。君家長公抵滬後，亦無信來，想因松滬兵事緊，或不能來耳。中丞公閏八月初四一書，約計十七八，可過金柱關，或者步撥被援賊擒去，未可知也。遠道郵驛，失信函乃常事，弟處後而多賊之地，亦無從查究，聽之而已。此叩大安！統惟心印，不盡縷縷。

姻愚弟曾國荃頓首十月十三午刻。

## 十

意誠仁兄親家大人閣下未奉

手教，彌深渴想。周朗山翁來營承

湘中惠濟火藥六萬，恰應急需，感何可言！詢親家崇候萬福，至以爲慰！弟因進兵年餘，未辦到合圍，總不甘心，以是暴戾恣睢，增募共成二萬之數，計前日之劉南雲更添二營，朱芳浦更添二營，及易孔昭率戴名山、張正榮共募

二營，則恰好滿成兩萬之多。合鮑軍來此，便可立合長圍矣！苟得合圍，斷未有不半年克城者。苦撐苦持，過此半年，則困極斯亨，理亦有可信者。惟……

……裁沿海水師，以節經費……

外間遂不無薄視鄙人之意。將來呼應不靈，可想而知。所幸

次山中承始終護持，定可望新軍之有成。親家贊襄一切，必可籌集捐項，以完欠湘省之鉅款。所有近日作何布置之法，伏乞

飛函示知爲要。

南翁初七日到安慶，或可來此一行。倘能想出良法，俾新老各營均有飯吃，爲妙！

筠仙親家九月初二日自上海起行，刻下計已接印視事矣！頃得「新聞紙」

抄寄

英盼，弟身體平安，軍事穩固如常。鮑軍由廣德建平以趨東壩，冬月或可

可到此也敬請

台安！

姻如弟國荃頓首！九月十二日。

十一

意叟仁兄親家閣下李玉森攜

手示來營，藉知楚中近事，呼弁至，又奉賜書，詢悉

起居康勝，以忻，以頌。然近月以來，

閣下固未嘗以書至，弟亦未以一經問

閣下，想彼此心心相印，固同之也。玉叟將陳臬浙東，南老將銜

命赴粵，與楚中官紳聯絡，又安湘境士庶，端賴

閣下——乞勿憚煩劇為要。弟自太平府中路進兵，徑至雨花台前，安定老

營諦視昔日濠壘之故址，當時督兵大臣，未嘗不精心結撰，其用力久而成

功隳者固非盡人事之咎，大約雜湊成軍，部位不整，或勇敢而有餘，或紀律而不足。其西南二面結壘，尙有百餘痕，均倚長濠爲命脈，不以深溝高壘爲根本，此其計之左也！又其壘之大小懸殊太甚，或千餘人爲一壘，或七八百三四百人爲一壘，亦有一百人自成一壘者，不分地段之要衝，以定布置之疎密，此又一弊也！迄今烈日烘狼籍之白骨，狂飈揚層積之死灰，令人望之凜慄，聞之鼻酸矣！我領萬餘衆到此，自覺寒村孤立，不知大軍何日叢集？共事果係健帥否？何日可以合圍？何年可期恢復？——均聽天事主持，但求在我一段，深固不搖，是亦足矣！非敢必有功也！現調事恆舍弟四千人，至已湊成一萬八千矣！如七月尙無大軍合圍，弟當謀增兵之計，月餉取給於淮鹽粵鹽釐稅項下，請試詢之。南老可得否乎？皖江南北兩岸，歷年水旱疾疫兵戈，四禍滂臻，民不堪命，且無人烟矣！用兵此地，猶盪巨舟於林陸，空礙何如！聞楚中撤勇節餉，

寄雲中丞與

次山方伯，均有惠濟我軍之意，倘得早爲頒發，且冀且感！手此不盡縷縷，卽叩

籌安！

姻愚弟國荃再拜。五月初十夜。

令弟志臣親家均安，未另。

十二

意叟仁兄親家大人閣下：此次飄然速遁，不先告於我

公與南老，至叟之前，自悔忽然無禮已極，乃蒙遣人縋城遠送，且

獎其來去之光怪，令我讀之，慚感曷已！所撤數十營，半月之間，賓主安靜，各自引退，此皆

次山中丞與我

公及吾南老之大慈惠，大恩德，救苦救難，普渡衆生之力也！每念及之，揮涕以感，牢記弗敢忘。與中丞公道及，請代鳴謝，悃爲荷。弟家居養疴，未便時以蕪牋相瀆也。先君神主入新祠，已於廿三日恪恭將事矣。小兒完娶，係十二月初二日。蒙

公寵錫隆儀，祇領之餘，無任感謝。

撰書十六字，古雅雄渾，一至於斯，今世殆儔無匹，拜服！拜服！——第鄙人愧弗克當此。

獎語耳！長公駐安慶，所陳一摺二片，均已見稿，未知

批諭何如，且聽下回分解。大約明正即可請開缺矣！朝政近日何如？

公有所聞，祈揮數語示知，手復敬請

台安！惟

鑒不宣。

姻懋弟國荃頓首，十一月廿七日。



前求借佳帖數種，不拘行楷，不拘晉唐宋，但取真本而已望。

公代爲借得，以半年八個月爲度，卽以原物繳還，斷不至污壞；亦萬不至於乾沒，想省中藏帖者必多，得我。

公慧眼鑒賞，必能借得神品，以擴我如豆之目光也！倘遇有晉唐真帖，或宋元明楊本，而又在貧家不能久藏，可以購得之物，乞。

公隨意代購數種，七數不必交。芝兄處弟將來如北上，至尊處取用可也！弟心血已虧，竟不能看書取益，自分此生斷難作通漢，惟習字之念，尙未盡灰，是以求我。

公與子壽兄廣爲借帖，如無真本佳帖，則不必寄來鄉耳！宣紙果可寫否？

公各體無不精妙絕倫，求隨其興之所至，賜揮無數幅，惠我爲要。前在尊案見服方有參，茲奉上遼參五枝，卽九月蒙。

賜物是也。葢不忍獨享，敬分少許聊佐

知己甘旨。前分送南玉、靜芝，亦係此種。——究不知果係遼與

否？粵事近日何如？

長公帶右竹報回，道及一切。否？念念寄公如此處。

長公實出意計之外。自外於君子之林。從此將不得爲善人矣！弟明年

二月，理宜到省小住，致謝富道濟餉之德。會晤再爲暢遂。八月同遊衡

岳何如？

又叩。

十三

意。叟仁兄親家大人閣下：弟前在病中，不能寫字，久不作書問候。近雖能作

字，而病仍未減。——蓋手疼已……至左足行路艱難，比手拘攣爲尤苦

耳！——日盼

尊函而久不可得，既得矣，而又不見所謂心相篇者，以長沙之大，覓此底本，亦復何難？以靜齋之勤，而獨懶覓此冬底回籍，當偏徵十八路諸侯，問

公「懶於寫字」之罪，誰曰不宜？霞老辦團，其不願就與

公意旨，亦必相同，爲桑梓計，此……甚妙而爲霞老計，則以不出海曙爲

長算也。韞師敦勸我

公出而相助，遲速進退，仍惟

公是命，所最苦者，不在運籌決策，強兵裕餉之吃力，而在省城人海酒食應

酬之勞神也。

公與弟皆失於情致，纏綿不能硬施於顧情稔熟之人，惟霞老巋然自立；

雖有情而稔熟者，至於其前，而自有凜然莫之敢奸者——此豈不貴乎？

夙昔之所抱哉？聞事方殷，順而易也，則湘省尙蒙其庥，逆而難也，則湘

省實承其患，雖以弟之愛吾

逸叟亦不能不望速出有以救正之耳！弟於中旬請續假一月，九月底可奉批倘其時……則開缺之請可陳矣！……

而頽然病軀，時存一「避位讓賢」之想，深慮曠官溺職，貽誤大局，亦不忍避嫌而不乞退也。其意已詳復

筠公書中，想蒙鑒察。傅旭初之端慤，三湘七澤所共知。回鄂後，尙未晤談。

後帥亦未談及。容日遇有相安之事，即當託任。渾松齡欲圖營差，敵部悉已遣撤歸襄，行將以釐局資彼熟手耳。——請紓 肫注 姪兒 紀鴻 面貌改觀，而不失平日大方之度。此子他日或可望有成就。兒子紀瑞，蠢不可當，入股試帖，至今尙未清順，腹內空疎，一無所有的，似乃翁蒙

二叟獎語及之，彌增作報！尊府後輩與

三老官場內文章，定皆得意。指日同宴鹿鳴，忭慶奚如！秦中軍事，尙未得手，直隸梟匪，亦尙猖獗，附聞。即請

台安不盡欲宣

國荃頓首 八月廿二日

十四

意叟親家大人閣下：前日得郵寄十月朔日

手示；今日李源至，得九月廿一日詳函，訓迪肫切，感不可言，銘佩久之！長公得舉一孫，吾

叟得中佳婿，聞之忭慶！昔有相者在吾宅云：「諸姪女中，四姪女相頗貴；其夫若子，皆當位至尙書侍郎。」而吾以

尊府累代仁德卜之，亦決其後之必蕃昌貴盛。

賢金玉所蘊者深，所施者遠，此特其發軔之初見者也！舒君中式，閱題名錄時，卽料爲吾

叟東床之坦腹，繼又悉其籍隸長沙，旋詢張泰乃知之。「伯魯有兒，善必有

後，「於茲益信吾

長公聞之，亦當欣慰無已也。承訓以「在位一日任一日之事，貞固不易其操，行止惟適其當，做人做官，苟能守此數語，可以寡過矣！」無如病體纏綿，曠職已久，問心難安，不得不避位以讓賢，開缺之請，已不告諸妻子，不謀諸友朋，拜疏已旬日矣；十月內可到京，十一月可奉

批如幸蒙

俞允，則養疴藏拙，亦愚鈍人分內之事，實毫無缺望也。外間疑爲鬱鬱，非知我者耳。六月以後，見客雖少，公事仍未忽略；撤勇雖多，月餉究可撙節；且兩湖勇萬難勝打揔之任，非淮豫人不耐此勞苦，不撤胡爲刻下揔尙迴翔於兗沛境上，少泉大帥由台莊移駐濟甯，正在料量行隊，爲游擊之計，其用心亦甚苦，而其氣尙壯——特苦於無好將，足以真當此揔者。郭子美原非滿意之選，然能奮不顧身，已屬不可多見，故少泉復重任之。此間

去歲收降之陸懷邦，精於用馬，其勇猛善戰，不亞於程學啓——特詭譎之才不及耳！少泉與子美，均函索此人，帶該營前去，爲乘間招降。任賴各酋之計，弟以陸可以就此機會，展其所長，頃已發足十月餉項，撥令前去。倘能再如程學啓之立功於吳，則幸矣！湖北襄河大水，近二三十年所僅見，沿河民間之苦，不可言狀——此皆不才德薄災生之所致。吾今乃知地方之治亂安危，天意居其十之八九，人事居其十一二而已。任天者福厚，無所爲而亦治且安；任人者終日遑遑，福未至而終不能免於危亂。老子云：「爲者敗之。」殆其實據與？此間視湖南爲上界仙府，齋匪哥匪，當少三分之一。韞齋先生久爲衆所歸附，正氣自此當日伸矣！今得吾叟齊襄戎務，補救歷年之偏重，次第設施，且夕必有可觀。誠桑梓之福也。鄂省書局，卽牙釐局楊笠生（名儷珍）胡月樵（名……）兩觀察經理，當不似刻船山集之浪費多金也！校閱皆擇謹慎恬靜之人，王子壽、傅旭

初與焉。刻工係挑江西揚州湖南好手寫手亦求其精者。李源當薦一噉  
飯之所仲氏處當婉言規諫。此復，卽頌  
勛安！

長公處容日另肅賀函，祈先爲我致意問安。

弟國荃頓首。十月十四日。



意城仁兄大人史席秋初快聚，

教益良多，憶自滌槎判袂，一聲羌笛，帆影分駛，彈指流光，倏忽又兩度蟾圓矣！祇以軍中蝟務，瑣瑣勞勞，以致前奉

琅函，辱蒙

記注殷拳，未得肅復，深以爲愧。然江天水月，懷抱縈縈，無日不神馳蘭幕間也！每于滌帥書中，隨筆致候，諒必獲入

青睞。頃間又讀

手示，不以鯁生久羈，音敬見棄，重荷

賜教，悵歎奚如！次青廉訪假歸仙屏，兄又以事返轡，大營僅執事，案牘勞形，不察可知。朔風多厲，

保衛爲佳！閩境此時，究不知幾處有賊？若盡行回竄，閩地無多，凱章觀察先行，潞川觀察繼之，聚而殲旃，不使漏網。滌師卽駐建昌，似可了結。吾兄亦可終事，再行。

返賀矣！是爲幸甚！日昨委解餉需員便，匆草一片塵上，一修石鐘山建昭忠祠紀述，求滌師刪削改正，恐軍務冗忙不暇，卽懇

大筆斧修，務使就緒，一相達。

籤曹謹百拜叩頭求。

潤色而芟夷之。兒十二齡棄書，學問一道，實門外漢。軍中同事，諛妄者多，苦無就正筆墨，而以文交者，殊可恨也！下游軍情，悉載滌師處，茲不贅。夜半走筆，敬請。

謀安！諸惟心照，不盡欲言。

愚弟彭玉麟頓首。九月念九日，石鐘山下。

意城尊兄大人史席十四得

手示，知前函已入

英盼，就諗

近社綏和爲慰，連日大東南風，以致解釐錢四千不能行，又恐建營需用甚急，殊悶損也！承

示黎警齋時疫作古，實深悼歎！作客之難，而作客於軍中更難，可悲矣！吾兄商同人爲其贍家計，

義氣高風，佩感何極！茲因便寄來奠金三十兩，乞

執事集腋，是爲至感！次青前有函言：「月底可歸營。」此公來，則吾

兄可稍鬆餘事載。滌師稟中，不贅頌接江局來咨：「據何畊雲制軍咨開

（上海夷務已議和好，不得滋生事端。惟聞：「英吉米利堅佛藍機三國，已派船入江來上游漢口，看察馬頭，一往即回，不致久羈；要我軍沿江各戰船勿阻。」不必驚疑，但須防護語等。）讀之令人髮指！夷狄如此，天下事豈可爲乎？如不用之以武，則貽夷人羞視中華無人境矣！如用之以武，又干當事大臣之怒，且違背國議，實事處兩難，莽闖不得，優容不得，當如何防護之法，我不得而知也！頃飛請

秀峯中堂示知矣！草草，即請

謀安！保重壹是爲佳！

愚弟 彭玉麟頓首 十四日午刻

三

意城仁兄大人史席昨鄧君守之來皖江，接讀手書，敬悉樞切，荷

記注之殷拳，實私衷之慚感。惟

示前次所寄篆書信件，不知浮沈何所，至今尙未盥誦也！悵悵守之先生，古道照人，可敬可愛！——已歸去，約明正來營，買舟南來，當必護送之！——

毋縈

錦念弟，株守如恆，池州韋逆，傾巢投誠，復爲楊逆股黨，攻敗之，城又爲楊所破，刻下商厚菴兄遣散之，而留其精壯，或有用也！一切詳載。季公函中，茲不暇贅。——因頃以軍事騎馬至厚兄處，驚馳墜地，傷足，不耐坐故也。——承復敬請

台安！諸惟心照不盡。

愚弟彭玉麟頓首。十二月初七燈下。

四

意城仁兄大人執事：湘江皖水，魚雁久停，非獨性情疎懶，致羈音候；亦

年來愁魔病魄纏擾，心緒惡劣，不堪爲

知己者道故也。然渴想

芝光，實縈夢寐。凡遇我來人，——如曾沅丈、焦聽翁、希庵、盛南諸君，

——莫不詢悉

起居安善，至以爲慰！弟精神疲困，不復曩時頑梗。自去冬以來，十日九病，加以分派蕭輔丞都轉督兵援浙口，糧軍火竭盡心力；糧台儲借爲之一空，徒成就湖州解圍死綏之忠忱！接辦其身後，一切瑣屑，及安頓留防湖中水陸諸軍，今始稍清，而死者已矣！我生者失一臂，其何堪焉？敝軍駐皖，自五月會同厚庵，收復從陽後謀圍皖城，與沅丈陸軍斷賊接濟。——以江水大漲，在處分岐，即在處需船。——刻下水面始可無恙，沅丈陸師濠墻周密多禮堂近逼桐城，李希庵八千人駐青草塢，以爲懷桐後勁，專擊援賊。

師門南渡，尙駐祁門。侯季公次青諸軍到齊，卽分路進取，惟餉不易，爲憂實深！當此江南殘破，蘇杭灰燼，狗逆狂噬之餘，總制兩江，而加

欽差大臣——昔時作客，今作主人，責無旁貸——一篇刺手文章，誠不易

做。然天下大局轉機，正在

師門；此任蒼蒼者，必有以主而佑之耳！草承，卽請

台安！能否蜀道之行，便乞

示慰。

愚弟 彭玉麟頓首 八月初四夜

### 五

意城仁兄大人執事：客冬周君來，奉到

手書，敬悉種切。荷

記注之殷拳，實私衷之銘泐。祇以軍務雜遝，——針毡在坐，刻不能安；焦

灼萬分，莫名其妙。狀舉筆則憤恨無補之詞，奔投腕下，職是之故，不欲搦管，一切酬答皆疎——遂致音敬久羈，抱慚無既。周君幫辦敵右營數月，頗能事一，昨爲蔭帥調去，聞有我

公在內，不卜能擺脫行否？雖鱗鴻滯達，而孺慕時深，諒

起居興佳，公私順遂，定如私頌！

筠兄已得都轉，喜躍之甚，亦無如年來疲懶入髓，候問皆疎，思之歉甚也！弟撫年華之易逝，對衾影而多慚，膏日時艱，補苴無術，齒搖髮蒼，徒增煩悶。如無舊症頻發，亦惟盡此血忱，勉力支持而已——無善可陳，皖南北水師近狀，詳載

中丞函，自必

青及，不贅。鴻便草草，敬請

大安！諸惟



心照不盡神馳。

愚弟 彭玉麟頓首 四月念日夜

六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別

芝光十餘載，前過省垣，快晤

摩談，欣慰何似！抵衡不及回渣江舊廬，以先慈墓北鄉，卽行入山廬墓，遵旨補制修理墳塋，載笠短衣，日與石作土工，傭雜爲侶；面上塵奚止三斗已耶？幸秋冬晴煖，工已告竣，百日期滿，於月之朔日，始返郡城。江東寄館，稍息數日，卽歸西鄉渣江寒舍。計道光乙巳秋，別離桑梓，糊口四方，迄今廿有五年，一旦歸去，當必村莊雖是，人民多非，不僅令盛化鶴之感；又奚止「兒童相顧不相識」耶？往事追維，殆如夢境；浮生碌碌，堪嘆何如！挂屏四幅，草草寫就；牛鬼蛇神，不當

法堯畫幅，須俟回舍修竣。先君墳墓，明春交卷遲遲。

恕恕！鴻便特寄。

檢收手此，敬請。

籌安！諸希。

心照，不盡神馳。

七

弟麟頓首。十一月初六日。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歸來彈指，倏忽三年，每念

芝標，時深遐溯，祇以病魔作祟，意趣索然，乏善可告，音敬致羈，歉甚！辰下白

萍風老，紅蓼花疎，遙想

襟懷秋爽，

逸興遄飛，引企

喬雲當如私頌弟以去歲

來函有遊衡嶽之舉，不我遐棄，

惠然肯來，滿擬結袂同行，乃翹望

台旌，月邁不果。適今春失紅舊恙，大發不止；半肩書本，養疴入山，借榻岳庵，

得偕老僧徧游紫藍烟霞，祝融天柱，岫嶼芙蓉蓮花諸峯，幸結山水因緣，消

却胸頭塊壘。於天中節後出山，返我退省，茆盦刻下秋涼，肺不作聲，紅亦不

吐。雖春夏木火司令，心忡氣逆，不可耐實。厭恐歲歲年年，已成定局，苟延

殘喘，得過且過而已！令坦令郎所索拙書，畫遲之又久，今走筆寫就，非故

爲延滯，實以病腕不能搨管——祈

諒之。茲以鴻便，寄上

查收，忽忽手此，敬請

大安！諸惟

鑒照不盡神馳。

弟麟頓首。七月念日。

八

意城尊兄大人閣下：客冬寄上屏幅並寸牋，諒入

青覽新春。

多佳。當如私祝！梅花六塊，於除夕前在鄉間寫就；病腕草草，不足當

大雅一盼。鴻便託寄，希

晒收。星槎鑿山兩君索畫，亦并作來。弟入春以來，大發失紅舊症；寢饋不安，舉動氣逆，苦狀莫名，乏善可告。扶疾手此，敬請

籌安！

弟麟頓首。正月廿一日。

九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春間星沙快晤，暢聆

塵論，深慰離悰！旋於岳陽樓下，奉到

手教，辱蒙

綺注殷拳，感銘何如！

命題哲嗣子靜世兄讀書秋樹圖，攜於行篋，抵鄱湖坐風，草草題就；不足言詩，塞責而已。維時鱗鴻乏使，致羈裁答，展轉奔馳，攜到浙省，晤藝農觀察，始詢悉。

令嗣已棄書入仕，分發此間——初不知也，以爲猶在家園肄業，故前題專以讀書秋齋爲言也。歉甚！昨世兄來見，殷勤誠

君家千里驥，欣羨無已！弟奔波江上，舊恙頻發，年朽一年，顏唐老我！無益江防，徒取罪戾，惶愧何如！月之十五，在蘇垣拜摺，銷去今年差事，於月之廿一，抵西湖退省，盍廬。惟期海波不揚，可以在此處湖山度歲，否則隨時出江，行

蹤莫定。倭奴專使入都，諸事狡詐，索取兵費，出於非常。迄今尙未定議，恐是緩我以待其謀也。然縱歸和局，不過目前苟安，未可爲恃。和事可百年不背，而兵事不可一日不防。自強之道，是所望於彊吏。作三年蓄艾之計，萬萬不可倖和而鬆江海之防也！狂悖之言，不才無忌，諒我

兄有心人，當爲然耳！所幸大江南北，年歲大熟，民心甚安。湖湘不卜何似？內裏大工告停，實天下蒼生之幸。目睹時事，深用杞憂。不才亦可謂多事而不自安分矣。遙想起居安善，卽事多欣，當如私頌。昨在焦山，以海防事小住一月。僧人好事，代刻梅花一石，茲揚兩幅，外延陵季子聖書十字碑一幅，伴函忽忽手此，崑請

台安！欲言不盡。

弟麟頓首。九月廿八日。

筠翁想已入都矣！

## 十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客臘道過星沙，快聆

塵論，祇以歲暮天寒，歸心如矢，未能久作盤桓，握別忽忽，至今爲悵！際此陽春煙景，想道躬篤祐，卽事多欣，當符私頌！弟老病日加，咯血較昔猶甚，衡門伏處，無在無事，無日不在煩惱之中，苦狀誠不堪外人道也！時事艱難，不敢因病偷安，旦夕擇月之初九，解纜東下，晤

教在卽，諸容而敘，茲有懇者兩奉

密諭，均應速復。因臥病稍滯，而不學無術，兼之心緒惡劣，神智昏昏，言莫達意，姑毋論其文也。擬就起程並復奏附片二稿節略，先專弁祈我

兄鴻才斧削潤色，或以復奏爲正摺，起程爲附片，應如何爲妥當之處，敬

求

代爲斟酌。俟弟到日踵謝，祇領

大教。忽忽乎此拜求恃

愛，當不拚絕也。崑請

台安統祈

融照，不盡神馳。

外摺稿節略二件。

十一

弟麟首頓。三月初六夜三更。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巡閱江上，春又將冬矣！夏間復函之後，奔波逐浪，暮

楚朝吳，公私雜蹋，不遑修候。而江雲水月，撫景興懷，無在不神馳。

左右也！月之廿一，於鄂渚附輪舟下駛，獲晤

哲嗣子靜，奉到重九前五日



手書，真是五雲一朵，天外飛來，七尺珊瑚，未可爲寶矣！展

塵談就論

動定咸宜

遷喬萬福，至慰遠懷，幸欣無既！弟於秋中抵瓜步，奉

上諭：

「會同楊厚帥查辦湖北樊口挖毀橫隄一案，」卽將坐船寄

以樊口內渠子等湖屬七州縣，非改裝易服，親勘其處，不得詳悉情  
形，因隨帶外委一弁，親兵一名，半肩行李，星夜附輪舟上駛，匿跡至  
黃州，易民划入樊口，作爲地師，水陸兼行，徧歷濱湖七州縣，明勘暗  
訪，獲免地方官紳迎送之苦，而盡得實在情形，不能不作翻案文章，  
不敢不尊

旨

——悉心酌度，毋得循隱！——據實詳細具奏矣！初擬候厚帥到，會同

辦理，而厚帥於八月廿五拜摺乞假一月，此時未能前來，弟未敢陳

跡漢皋久延時月於十七日露面渡江一晤兩主人卽於十九和盤托出拜摺覆奏以行仍領下駛了結今年巡務大約小陽月半後想能入浙所至五省沿江皆爲陽候所虐山內亦豐收不一我衡亦爲蝨賊所害穀多虛飄不過五六分收成蓋藏多空湘中各處不靖雖經解散終未大創恐有癰患之日當道仁慈固是百姓之福第慮伏莽不知火烈旣而思逞有心世道者能不芒棘在背寢饋不安耶思之悸甚承

示：「湖上美人石，仍復墮落。」爲之黯然！非彼薄命所致，蓋以彭郎老大情深不若潭水耳！一笑！第慮心不可轉，湖上龍宮留作司香女，則不能援之以游人世間也。子靜須到上海，必有竹報回湘，弟則到鐵甕城下，易舟芙赴瓜步東下，忽忽倚輪手復，敬請

道安！欲言不盡。

弟期麟頓首九月念三日洋船上泐

## 十二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遠睽

塵論，倏又年餘。自去夏一函通候之後，奔波逐浪，不欲以塵雜撓

高人清聽，候東因疎——

知我者當不以此罪我也！而江天雲樓，渠月簾風，無在不神馳

左右遐想

朱霞天半，逸致高超，

撫序釐延，無容鄙人贅頌

起居矣！弟於去秋九月歸里，只以清靜福薄，養疴未能；俗務紛投，愈多煩惱，入冬發血一次，豚兒扶疾出京，誤於醫藥，到家已成瘵，歲又云暮，百感交集。入春以來，賤恙心忡氣逆，舊創略血，次第舉發，而兒病危矣！醫筌藥

寵是我生涯，悶獄愁城，從此鑽入，祇以命蹇德薄，遂使遭家不造，膝兒不孝，於二月廿七長辭膝下而去！弱媳幾以身殉，小孫尙在孩提，內無成童，外無次丁，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明知數定，何必喪明？伯道之悲，亦屬無濟！惟舍弟亦無嗣，年亦六十，且性素不耐瑣碎，白米紅鹽，於寒士時卽未經理，今不獨男婚女嫁，累及考老，而日用細故，亦須安頓，清釐回首六十餘年，困苦艱難，一旦付與流水，人非太上，安得無情？茫茫心緒，如野蠶布絲，不能不惡劣也！——其奈之何？以此乞退告病賤軀，奉

命巡江實以受

恩深重，不敢辜負，勉盡臣職，圖報萬一。際此南蝗北旱，伏莽思逞，粵之全州、湘之平江，業經蠢動，時世維艱，長江防務，尤爲緊要，詎敢以私廢公，自深罪咎？只好將私家事置之草草料理，——亡兒喪葬，畢於前月廿八，——束裝出巡東下，老病頹唐，精神疲憊，不堪言狀。湘中冬春連雨數月，陰霾

不開秧種盡爛，惟期五六月不逢魃災，歲熟爲幸！否則人心不古，其如多事何？想翁侍郎想已視學出棚。藝老說察，意趣想如舊。累欲修候兩公起居，無如鄙衷多茅塞，興味蕭索，與其通問搗管發牢騷，勞故人裁答慰勞，究不若望風懷想，寤寐思之，尙不失古人神交遺意爲全耳。黼翁到浙興會亦復不淺，我

兄多一山水游友，剪燭西窗，

錦囊金句，想兩家皆壓折驢背，載滿烏蓬矣！諸公皆天上人，謫作陸地仙，使我沈淪幻海者，梗斷蓬飄，於驚濤駭浪中掩書不能登

公彼岸，憂心惕惕，我懷如何？茲以阻風荆江，公暇手此瑣瀆，端請

道安！秋末冬初，當抵虎林晤

教，暢剖離棕。

弟期麟頓首。四月廿七日。

十三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四月底於荊州詳泐一函，郵遞富蘭生都統處，乞轉交。頃於鄱湖巡次，奉漢江

惠書，捧誦迴環，似前函尙未達

台覽。想驛馳東去，

錦帆西來，其間作洪喬故事矣！悵悵荷

綺注之情深，益私衷之慚感，

金章惠我，赧顏爲多；天台雁蕩之遊，妬

君尤甚。知

錦囊豔句，壓煞

歸航。陸地神僊，雖古人亦當讓

公也羨羨計此時炎炎夏日，早

安珂里，

高臥北牕，雪藕調冰，不獨

起居金鬯，而荷淨風清，涼心

聽夢矣！滿擬秋深巡視事竣，以赴虎林舊

約，暢挹

緒論，開我茅塞，撲去俗塵，不意勞燕東西，輪舟道左，雲天搔首，重費踟躕。復以鄙人遭家不造，一子云亡！

慰藉殷拳，感懷彌切。際此南蝗北旱，伏莽思逞，時世艱難，杞憂方深；一雙老淚，哭蒼生且來不及，何暇喪明作伯道悲耶？惟是六十餘年，困苦備嘗，不能息肩，受兒子一日清閒之養；今轉爲兒子兒女婚嫁，柴米油鹽，累及老朽，家無成童，孫兒幼稚，外無次丁，門庭冷落——以此心緒不能

不惡劣也！前函中寄亡兒墓誌一揚均歸浮沉津矣！弟去冬月抵里，咯血一次，今春三次，精神疲敗之極！而大夢不醒，留此皮囊，飄流幻海，夜靜推篷，對濁浪茫茫，殊不自知我爲何如人！強攝神魂安定，宵深倚枕，能不愴然？奔波逐浪，無補時艱，辜負

朝廷深恩，是以如是。夫復何言！耑候

道安，欲言不盡。

弟期玉麟頓首六月十六日。

再者，承

示浙中近狀，浩嘆實深！然不獨浙爲然，時事世情，人心宦境，在在目之，思之，可憂可怕！惟羨吾

兄高蹈局外，作壁上觀，何其擺脫耶！惟不才以身外身，復作夢中夢；文正師門下，可謂第一不肖弟子也！又及。



## 十四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違

教兩載，時切依馳，祇以時局多艱，奔波江海，老病愈深，仔肩愈重，不遑修候，歉何可言？十四日巡抵并河，倏奉兩江並通商大臣之

命；恭讀之下，惶悚不知所爲，與其才疎任大，貽害將來，莫若陳情懇辭，獲罪今日之爲甘耳？茲忽忽書節略一紙，專呈我

兄台覽，懇求

代作一稿，雖屬不情之請，然恃

愛殊深，諒不

拚棄不才而責罪也！——餘不贅叙——容候一二日到岸入城，登堂百拜叩謝，謹領繕發。先此專請

道安，不盡欲言。

弟期麟頓首，又七月十四夜岳州。

十五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月之四日，在鄉襄山中修墓，於小住草棚內，接奉前月十九日

手教，敬承種是蒙

寄到「次翁爲南嶽事勞其萬言自訟」一函，再三盥讀，亦恍然明矣！天下事，主之者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而已！次青此信，正如是耳！雖黃之議，只好聽之。際此嶺上梅開，

起居定多佳况，無容蓬人贅頌！弟兩次辭疏，謹奉

批迴「另有旨」，至今未奉

明諭。昨自兩江友人抄來邸抄，敬悉已邀

俞允開去署，職以左湘陰相國肩此一席，實兩江三吳億萬生靈之幸。惟聞  
 有請假一月歸里省墓之信，不卜抵湘何時？能度歲東下否？往歲恆通者  
 候，自入樞垣，未便以外間雜蹋，妄通東瀆，以致久不獲消息矣！弟送亡弟  
 入山，卽葬。先慈墓側，并新爲修葺園垣。日與土石工作爲伍，面上塵又  
 多三斗，其俗可想。墓前後皆義塚，千萬纍纍，秋風秋雨，月黑宵昏，一燈如  
 豆，孤倚墓廬，時聞啾啾鬼哭，則撫掌歌鮑家歌，以和之。見燐星四散，若碧  
 螢飛走，此清况實非紛華靡麗，粉白黛綠者所能得而不才近狀無聊，  
 亦不訾可知。月之十日，始行工竣，返退省庵廬，而積牘如山，目送手揮，精  
 力疲不，必更困言矣！惟力辭江海差使未，

准開除，責成猶重，難卸仔肩，不克靜養沈疴，不日旋渣江祖居，省祀祠墓，戚  
 族波雜，事在意中，瞬息殘年，開春碌碌，又須束裝順流東下，奔波萬里，無  
 濟時難於萬一，一絲殘喘，力扯難斷，徒深罪疚，惶悚何如？生趣毫無，年年

三百六十日，心緒悉在惡劣之中，素叨

摯愛，不堪爲外人道者，今爲吾

兄道之，以博一粲。徐中丞請假旋六安，一時尙不到湘。任冬雨鄉間頗足，衡米稍爲價長——第苦無錢，四鄉多窮困，城市恆清淡——想各處皆然。文卿制府不卜乞假南旋，省慕否？九宮保得卸鐵肩，何修得此欣羨殊甚！並聞如夫人獲產麟兒，此兒降從天上也！亦不知來省寓否？茲以次翁原函奉趙，病骨如柴，熱腸若冷，扶疾手此，復請

道安！並候

筠翁均安，不另。

弟期麟頓首十月十四夜燈下。

十六

再者，此次奉

准開兩江署缺仍

溫諭責成巡閱江海；不知要謝

恩否？如須要此，俟奉到明

諭，卽當具摺前進。惟不才不文，不知謝摺體裁何如？茲抄來邸報

上諭，乞

檢閱求代擬一稿，交程初處郵寄來敝處照繕，感銘不盡——恃  
愛當不見責也！再請

台安！

弟麟又頓首。

十七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頃於北鄉葬亡弟山中，奉到月之十三日  
還雲辱承

記注寄來亡弟挽聯，本不敢當，因有款識，不能謹璧，只得拜領。

盛情光及泉壤，感深生歿，銘謝無既。嶽廟採辦木料，次老實爲所用者。

誤初以爲雌黃悠悠，不以爲實。近復有永陽各山中土著紳耆，聯名到舍。

間具控，頗費唇舌，開銷使去。如此看來，非若輩之口故爲黑白也。得

次老嚴密親查，或可工歸實濟，若輩不致多事矣！敝處兩辭西江之疏，一

昨奉同月初六日

批回：「另有旨，欽此！」雖未奉明

旨開缺，而細閱軍機處外封，給弟只稱兵部右侍郎，除去署兩江通商大臣

字樣，則已邀

俞允無疑，但明

諭尙不卜何時到耳？弟於十八日送亡弟殯到鄉小住，廿六未刻安葬，刻下

做墳，候此間工竣，卽修理。先慈祖塋去咯血，雖止未能復元，近又加腰

痿腿軟，兩目腫痛，百病叢生，可笑可嘆耳！奈何！茲以鴻便付上亡弟墓誌兩分乞。

## 分致

令兄筠，老一分，不才素不文，且不善書；近來胸無點墨，腕更鐵硬，凡事求人不如求己；自爲之而自考之，聊盡悲懷以鳴哀而已！——

知我者勿哂！秋雨秋風，半肩行李宿於山中，日與土工爲伍，夜半霜寒月黑，散步林莽，時聞秋墳鬼哭，則歌鮑家詩以和之，別有清味，一笑即請道安！

弟期麟頓首九月念七





意城仁兄年大人左右：櫛鎮快詹

光霽，藉慰積私；別後，彌增悵悵。正擬裁候，迺荷

先施敬諭

帷幄運籌，辱臨梓里，馳懷

福曜，額蔓奚如！閩省上游，水寒土薄。此時木樨盛開，土人謂爲「桂花水」，性冷尤甚。飲茶須加薑少許，以杜瘴疾。秋風鞍馬，惟

加意調護爲幸。洋口爲延邵巨鎮，山峻灘惡，進兵非有得力鄉導，不可想

帥節到時，石逆必益遁而西。然此間風聞該逆復進據邵武，未知確否。城雖低薄，地勢甚好，若死據之，殊不易攻。——幸城中無糧耳！弟回郡後病甚；近雖稍愈，而精神益復不支。擬俟景鎮肅清，當晉省調理也。

劉詠如信已轉交矣！恭請

勛安不備。

年小弟沈葆楨頓首三十日。

二

意城仁兄年大人左右：前數日奉到八月廿三

賜函，值病魔爲虐，肝痛脾泄，輾轉床蓐間，不能作答，歉甚！歉甚！劉委員明白軒爽，於勾稽諸務亦精能；大帥賞識，自是不錯！惟器小易盈，以受特達之知，遂俛視隸子，大有公等碌碌之概；遇有公事，多專斷不肯會商；此諸君所以積不能平者。其凌厲從「趾高氣揚」來，尙非有所怏怏；而諸委員亦不無變本加厲之處。經弟誠以和衷，則又通融太過；初三日，送入九兩月報銷來，則各委員薪水，皆長支兩三個月，並未稟聞。弟請伊來問，則極陳爲難之處。弟平情論之，其人才尙可用，必亦無他。惟逢

人便說：「在湖南若何出色」

大帥若何識拔！知有己不知有人，無怪同事之不能堪也！——大抵合則兩傷，離則雙美；惟

裁奪爲幸。胡經歷人甚醜篤，以薪水不如劉君，心頗耿耿。其請假批稟回時，弟力陳

大帥用意之厚，諄勸其前赴大營。渠執意不肯，聞其卽往。李迪翁處也。西丈事極應盡力，惟弟不獲乎上，前屢齟齬，近益決裂。卽如河口釐局保

欽帥會同文中委西丈專辦，弟以廣信府聯銜而已。相去百里，大多尙可函商；至局中零星動用，不得盡聞也。釐稅絲毫儘解，惟局卡費用數百金，不爲多也。自廣信解困後，撫藩日借公事挑剔藩署，至連篇累牘。紫河口局費之繁，不行釐整，而何廣信常申斥若佐貳——此西丈

所親見者，殆雪筠接辦，誤會其意，裁去局中執事數人，月省百餘金者。中丞乃復挑出西丈薪水一款，蓋其旨意在此，以此款爲弟所稟請者也。弟以經

欽帥及文前既批定爲辭不允，往復數次，卒請其自行酌減，乃云不必減而止。如此次由弟稟請，則必以雷世兄爲茂才，日給數千文而已。以後無可轉旋於西丈事，非徒無益，鄙意不如請雷世兄照舊向局支領，不必提起接辦之事。中丞未必記憶，轉覺其無痕迹也。乞

代稟

樞帥與西丈商之恭請

勛安！不盡縷縷。

年弟沈葆楨頓首初五。

意城仁兄年大人左右承

示書，

蓋勸之至聞。九丈已至，想下馬露布，可分任也。次青此行，何異登仙？

惜其所須復出耳！江北情形如何？決金陵將爲所牽制，奈何？奈何？吾帥

恐不能爲者此矣！許仙翁聞已全愈，赴營否？——乞道念此請

勛安不一。

年弟 沈葆楨頓首初十。

四

意城仁兄年大人左右奉到廿四

手書承

示三河矢盡援絕情形，令人慟極！次青尙眷戀庭闈，而

閣下復浩然歸去，並令欲行不得者，悵悵如有所失也！干戈滿地，再見何

時<sup>?</sup>恭請  
勛安！臨穎神往，不盡所言。

弟沈葆楨頓首二十。

意城仁兄同年大人閣下：懶廢久不奉書。每見致師門函，藉審

石畫精嚴，興居佳勝，佩頌曷任！粵賊合力犯湘，禍幾不測。不數月而雍獮就清，固出楚材輩出而

閣下諸君子運籌發縱之功獨多！「得人者昌」豈獨

朝廷爲然耶？昨得筠叟書：「入京密陳後，仍回邸帥軍中。」賢王名士，共運奇勛，中外方交慶之。——筠公何其憂思之遠也？鴻章放逐在外，舊業盡荒，百無一就，愧對

昆玉兩知己

執事玉音闐然；次青仙屏，又各以事去。——孱者其何能支？吾師皖蜀兩端，議者聚訟。鄙人皖籍，願奉海內偉人，一回故鄉辰運。——其恆情也。然竊謂

圖蜀正爲其皖久遠之助未知

中旨究竟何屬耳！沅丈近一見否？望不日到營，此間專待統領餉需則全仗鄂君，終恐竭蹶，何如家筱兄銷局，約冬內蒞事，將回湘中……

……陳作梅小春當至營倘

大駕惠然來，則德星聚皖上矣！舊僕蘇元歸省，能否吹薦枝栖，至爲感荷！人便

敬布敬請

助安不一

重陽前一日年愚弟 李鴻章頓首 已河軍次

二

意城仁兄同年大人閣下：年餘不通音問，心繫

萼樓，眷眷莫釋。秦筱石九月抄到皖，賚交

閣下二月三十日手示敬承一切，側聞



執事佐理軍籌，指揮如意；諸葛公養望優游，下風景企！但賢昆仲東遊之期，屢約屢爽，未免令人怏怏耳！陳伯齡駐軍吉郡，布置頗好。家筱兄撐持南路，鞅掌時形，筱石計早抵湘，近得差委否？

筠老又經嚴公奏保，若奉內召，自以供奉承明爲安。朝政肅清，正人當路，未容此老婆婆書局也！作梅已至希公處，聞其慈闈見背，彼尙不知已。敦促來皖，再議按眷之術，勇耳！復奉

特旨擢用，恐不能不出——師門又增一幫手，浙耗殊惡，左帥終須主之——從何措手？上游雖稍有起色，而淮南有苗兩浙將陷，滬鎮各城危如累基，東南與西北並急……弟秋間悼亡，仍依師墓淮揚之行，明春恐不能成，無地藏拙，慨然而已！手復，卽叩

台祺！

弟鴻章頓首 嘉平初五日

筠兄眷屬，果到皖否？甚盼甚念，不另文！

三

意城仁兄同年親家大人閣下：自戊午冬間，江右支臂相失，想望  
風采，積有歲年。羽書倥惚，遂闕音問。去夏喆嗣子濤太守過津，晤詢  
近狀，如見

故人。昨奉

惠翰，猥蒙

存注殷拳，獎勵逾分，且感且慚。就審

潭第多福，動定咸綏。久客諸侯，奠河山於再造；

倦游四海，耽眾石以自娛；

遠韻高情，真可望而不可即也！弟謬膺重寄，無補清時，畿境枯窘異常，措施

靡術，徒兢兢焉顛蹶是虞而

朝廷以供衛相期中外以綏懷和屬張弛緩急之際空拳

勝悚疚！

筠兄於臘月十九日抵保，適弟已先期赴京，叩謁

梓宮，遂即北上。廿七日遇於長新店，暢談半日，稍慰闊懷！昨將竹報專足

送都，頃得覆書：「正月初九日蒙

兩宮太后召見，垂詢履歷，及京外服官年分甚詳。

眷遇優隆，而恭邸亦有洋務精透之語。」局外窺測，似先用京堂海澱總署

一席，以

筠翁之學識，必可勝任愉快。

尊意質直太過，或京官較外官尤宜耶？

子澆器識才品，似玉堂中人，而非風塵俗吏。浙省回班過多，更患一時無

可展布耳！手泐奉復，敬頌

台祺！惟希

愛鑒不備。

年姻愚弟李鴻章頓首。新正月初十日保陽。

四

意城仁兄親家年大人閣下：昨由信局遞到

手示，敬審

台候多福，秋抄將爲浙江之游，恣跌宕於湖山，寫哀樂於焦竹；

豪情勝概，欽跂莫名！筠老出使，原係威使固求，議請於演案結後成行……

……惟暮年遠涉風濤，子孫均幼，照料乏人，筠兄雖不

稍顧慮，亦同志所代爲躊躇也！新聞紙謂有「哀的美敦書」，無從窺測

數月來，該使所……者，其題外賸義可許者，業經允行，正文則尙無

定論……

.....家兄此行，最難處斷，亦在此層。其他雖有鞅轡，似尙

易區畫耳！聞 筠翁述及

執事精力志趣，不異疇曩。既不安鬱鬱居鄉，亦安可憤憤於浙？弟事冗才拙，  
隕越時虞，思得

名賢爲之贊助。儻蒙

命駕北來，留數晨夕，俾要政有所諮度，裨益甚宏，豈獨鄙人之幸？手肅奉懇，

敬頌

道祺！餘不一一。

弟李鴻章頓首。十初七日。

子澣世兄均候。

五

意城仁兄親家年大人閣下：前得寸緘，計已達

覽。頃復奉武昌途次

手書敬諭

履候勝常，

行旌迓福。

詰嗣總辦釐局，抵浙後，是否暫住禾郡，至爲企念。

筠老到

京，卽蒙

恩權少司馬，襄辦總署，惟以密劾岑中臣之件，外人不諒其苦心，間有異議。

實則岑公所處甚難……

……家兄至滇，先參騰越

廳鎮，極爲允洽，而威使尙多缺望，且後續查如何情節，方可定案。

尊論泰西各國均宜及時遣使，與鄙見相符，曾與總署籌及，以使才難得，

尙在遲回，昨又奉

旨，派陳節秋京卿與容蒞甫出使美國，祕魯、古巴等處，專爲辦理華工事宜。

卽來示一人兼赴數國之意，其有正副者，爲久駐替代計，至英國暫往亦

派兩人，則莫測其用意所在矣。從前志孫及崇地山奉使，各齎國書，並非專爲游歷，但不久駐，亦無裨益。目今精通洋務而結實可靠者，實不多見。

執事知交徧天下，夾袋中有人否？明年能否北游，抵掌縱談，欽遲曷已！  
 手泐奉復，敬頌  
 台祺！匆匆不具。

弟 鴻章頓首。嘉平四日。

## 六

意城仁兄同年親家大人閣下：春夏間，連奉冬春五次手書，遠蒙

垂念殷肫，蓋因賑務焦煩，久稽裁復，悚歉莫名，承

惠函及龍井茶，感謝！感謝！初疑

行期尙未遽定，昨得任筱沅方伯函，知

子澹世兄業已假旋，又將子美軍門云

執事絜眷還湘，有終焉之志——企想彌殷，比惟

道履康娛，動靜增吉爲頌。甬東釐局，近頗多事，煞費調停。始悉子澹力辭，殆

有先幾之哲；急流勇退，高尙殊不可及。菽水之資，尙能自謀否？筠兄聞

叩金……後，憤鬱更甚。四月來書……秋初

將使篆徑交參贊，引疾東歸。而總署必欲俟三年期滿，鴻章不得已，婉

轉商託，速覓替人，因以電報達筠老，請姑待之。劄剛旋奉出使之

命，十月抄自滬啓行，計須臘初交替。筠兄春暮當歸，都人毀譽參半，無足

深較——未知屆時進止若何耳。令姪女一索得男，亡弟遂已抱孫，殊爲

可喜！晉豫直大穴，幸支持過去。子澹所陳三策，間亦采行。洋藥厘金已重，

海外偷漏已多，加捐一層，遲疑未發。新捐遞減，從監濫賤已極，功牌恐無



售處見在宜豫秋收尙屬中稔晉南又遭秋旱沅翁仍請接賑東南民力盡矣未便再呼將伯或藉捐尾自爲經營鄴狀鹿鹿無足告慰專肅奉覆敬頌

箸祺餘不一

姻年愚弟李鴻章頓首十月八日

三兄親家暨

子澣世講均此致候

再承屬爲子澣世兄書寫聯額荒蕪已久聊學塗雅——交子美帶呈——知不足方家一笑也！附寄敝刻李中耆五種一部貂帽沿袖頭各二副口糜四匣——淺淺土物以伴蕪函——敬希

察入爲幸頃又接筠老中秋來書知劬剛往替諸務順手甚以爲

鴻章又及



一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別後數日，恍若三秋。維

福履恆綏。

潭祺篤慶爲頌！日來各路尙無緊報。（如無事，求早日回省）樂易之賊，前隊已至仁化，九峯亦有賊蹤。桂陽防堵最爲要緊。緣江西粵東皆有重兵堵截，此股賊將來不知從何處竄越融縣懷遠之賊，距楚界僅二百里。江參將之勇已移駐長安堡，黃子春想仍在綏甯。昨得樟道來信：「貴州省城萬分危急，」恐鎮遠一路尙須添勇。本日接奉前月六百里。

批摺，各件皆照准；惟留裕都轉之件未允也！手此，卽請

大安不具。

愚弟駱秉章頓首。七月初二日戌刻。

二

適據探報：「粵西融縣、長安墟、板欖墟，皆有匪盤踞，稱是石逆，聚衆擄糧等語。」辰谿縣兩次稟報皆同，似非無因。現在各營皆在寧藍一帶防勦，萬一綏甯復有匪擾，無兵可調。辰沅道所撥之勇，未知可靠否？尙望

卓裁。此請

大安！

弟 駱秉章 頓首。

三

意城二兄大人閣下：連日胡詠翁六百里信紛至，弟恐有軍務要件，故拆閱。

張凱章一軍，已赴江。李次青一軍，未知已起程否？已札催之。融懷之賊，

已由斗江渡河，綏甯通道城步皆形吃緊。各路探報，趙玉翁已送閱。現

派楊墨林一軍馳赴武岡，劉靖兄果後五營由東安新甯前進，以防城步；章武二營駐涪州，李金暘一營駐四慶橋——皆與左趙二公商定者也。粵東之賊由樂易入仁化，南路防堵尙嚴，前承示初十後回省，盼切之至，想十一日定必

命駕也！此請

大安！（胡信三件送上）

愚弟 秉章頓首 七夕泐

四

意城二兄大人閣下：近接

寄諭——以劉蔭渠廣西防勦要緊，未便派往——

命弟督辦四川軍務，湖南巡撫文武員署理。弟思四川吏治與營務廢弛，

至於如此，實是無從下手。且

旨意猶是帶湖南紳士及勇丁並湖北派數員隨同前往；此真是築室道謀

耳望

駕早日回省商辦是禱此頌

台安！

愚弟 駱秉章頓首 七月七日戌刻。

五

頃聞

閣下旋署，因雪路難行，又無轎夫，未獲趨候爲歉！茲者近閱探報：「粵匪已竄江西信豐縣界，去楚已遠，一東路防兵，似可稍鬆，弟意欲調劉迫黃守回省，料理赴川。」

尊意以爲何如？劉霞翁信來，定初四日到省，想因雪阻，故遲遲也。此請大安！

意城二兄大人閣下。

愚弟駱秉章頓首。初五日。

六

頃因聞城失守，武岡寶郡皆形吃緊，故難與

閣下相商。劉道一軍不必赴常，今

尊意與錫翁所見皆同，自宜速咨，以便札飭。至於黃子春一軍，再爲定議。

賊乘虛而至，亦緣各邊界州縣毫不發探之故。此復，卽請

午安！

弟駱秉章頓首。十二日。

湘鄉縣聞已委劉子通署理，轉致錫翁，宜飭其早到任，恐賴古愚

交卸在卽，呼應不靈也。

七

頃接寶慶府邵守稟報：「綏甯之賊，分股於初四日竄陷城折轉清溪，距武岡不過九十里。」情等是武岡新甯皆屬吃緊；寶郡亦戒嚴。昨來咨令劉道一軍駐紮常德，是否如斯，望爲

酌定。此請

晨安！

愚弟 秉章頓首 十二日

意城二兄大人閣下。



# 跋

跋 札 書 賢 八

自粵西肇亂，羣盜乘機竊發，蔓延幾徧中原。湖湘豪傑，各出其志節才力，爭衡天下。卒夷狂寇，江忠烈公開其先，始立楚軍之名。而以一軍特起，召收才雋，奠定東南。實發自曾文正公。其間主持根本之計，運籌決策，爲諸軍所倚賴。則先大夫之力尤多。先是髮逆寇長沙，巡撫張公禮聘今相國左侯與先大夫參帷幄。左公奉命討賊。先大夫專主軍幕，十有餘年。時楚師分援十餘省，召募飛輓無虛日。四方將帥馳書問方略。慶藩髻齡隨侍，每見先大夫據案起草，動輒盈尺。諸名賢書札往還，日或數十百通。盈積箱篋，爲人攫去不置問。慶藩稍長，漸能收集，共得書數千。廬墓鄉居，敬蒐遺篋，因取駱文忠曾文正胡文忠沈文肅諸公，今相國李公左公宮保曾公彭公手札，各摹刻數通，與海內共欣賞之。——餘尙待續刊也。二十年來，胡公駱公會公

沈公相繼薨逝；先大夫亦溘然長往，不獲偕享昇平之福！兩相國兩宮保，方受寄柄用，歸然負中外重望；而外患交訌，憂勞規畫，其艱鉅又有殊於往日者！先大夫嘗言：「盜賊一日之患，可以人力驅除；至於外事，自有機括，非可力爭。」惜乎其不及見此也！是徧所輯，雖僅存什一於千百，而於當時搜求人材，簡練軍實，謀定後動之苦心，與吾湘力支危局，緩急相濟，所爲聯衆志以靖大難者，庶幾略具梗概焉！既以見諸名賢精神運量之所存，而異時徵文考獻，亦或於此有取焉爾！光緒甲申夏六月，慶藩謹跋。

自古風會氣運之成，蓋莫不由人焉。曾文正公以道德風義倡天下，名賢碩德蔚起湖湘間，電發鸞舉，斯亦千載一時之會也。校其事功，則輝潤六合；挹其言論，則霧滯寸心。子澹居父喪，輯刻諸賢與其父往還手札，兵事之始終，人才之隱見，本末粗具，煥乎可觀。蓋曾文正公善談，胡文忠公益之以諧謔，恪靖左候獨喜自負，嘗自署葛亮泊意城治軍事，相與謂之老亮新亮。周壽山侍郎丁已病武昌，自願身爲僧，而嵩巖爲南嶽老僧，相見痛哭，旣瘳，言其狀於是。胡文忠公又謂嵩巖南嶽長老曾文正公名知人，而胡文忠公汲善立賢，惟日不足，將非仁爲己任道遠彌厲者乎？胡文忠公嘗謂駱文忠公「蕭何舉曹參，諸葛公舉費禕，董允古人經世宏務，非獨私其身而已。盡早圖之。」其勤勤於嵩巖，意蓋有屬也。夫用舍之端，君子所以存其誠也。審己

量力，以全吾素，於心自慊也！而益重悲胡文忠公之用心。功名之際，各視其志意所存，誠大有幸不幸。而如諸賢宏兼濟之量，以紓倒懸之會，功足以成，言足以興，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甲申夏六月，嵩燾謹跋。

